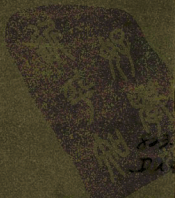


刊新藝

# 灰砲做願甘

作若沫郭

書新北





134

甘願  
做  
砲  
灰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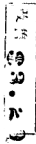


甘願做砲灰

(四幕劇)

一九三八年一月付排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版

甘願做炮灰



著者 郭沫若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南京開封雲南  
成都重慶廣州汕頭

北新書局

# 甘願做砲灰

## 棠棣之花

### 目 次

第一幕	.....	三
第二幕	.....	一七
第三幕	.....	三一
第四幕	.....	四五
第一幕	蘇母墓前	六五
第二幕	濮陽橋畔	七五
第三幕	東孟之會	九七
第四幕	濮陽橋畔	一〇五
第五幕	十字街頭	一三九

人物

高志修 年三十歲 作家

田華青小姐 高之未婚妻 年二十三歲 女作家

季邦珍小姐 年二十歲 鋼琴家

章育仁 年二十歲左右 化學家

章碧蓀夫人 育仁之妻 年二十六七歲

徐新芷 年二十七八歲 電影導演家

周老板 年三十四五歲 「塔麗雅」戲場主

華振威

權公達 二位武裝同志 三十左右

聽差一人

小娘姨一人

時代 民國廿六年十一月淞滬抗戰期中。  
地點 上海法租界之一角



第  
一  
幕

洋樓上的一座書齋，正中橫置一長案，案上有文房用具及書報等之堆積。

正面有門，門向內開放着，外爲涼台。涼台正面有石欄可見。欄外略有間隔處有白楊垂柳之樹梢駢列，示其下爲庭園。更其外乃鄰家屋頂，均西式建築，紅瓦，壁上有長春藤纏繞。一片晴光。

門左右壁上有窗，窗上均有白色窗簾。

左側壁向外凸出，有腰窗，窗下有鋼琴一架。

右側有二門，前通外廊，後通另一室。二門之間放梭發一張。

幕開，高志修一人背坐着在寫原稿。

俄而右側前門上有叩門聲。

高（將旋轉椅轉向門道）請進來。

章育仁與章夫人入。

章夫人 文章做好了嗎？你一個人整天地總是忙。

高 不行，今天的腦子不知怎的，混沌得很。你們請坐。

兩夫婦在樓發上坐下。

章育仁 你休息一下好了，像這樣焦頭抗戰你是不能持久的。

高 其實我老在休息，剛才還睡了一會午覺。

章夫人 你這一禮拜來老是在前線上跑，白天有飛機不好動，跑又總是在夜里。

幾晚上的睡眠不足，你一兩天功夫是不會復原的。

章育仁 休息一下好了，不要再做文章好了。

高 文章是限定了今晚交卷，非做不可的，回頭華青要來拿了，實在做不出來。

章夫人 推諉一下好了，改到明天交卷豈不可以嗎？說起來，田小姐這兩天老不

見人了，以前是天天都要來的。

高 她近來很忙。在忙着做救護工作之外，最近又發起了一種刊物，由她自己主編，要我們撰稿。明天是創刊號的集稿期了。育仁，我看，你可以做點東西

啦。

章育仁 可是我們幹科學的人是不會做文章的。

高 那里，你們幹化學的人正是應該做文章的時候，目前敵人不是正用化學兵器嗎？對於化學兵器的解說，和他的防禦，不正是你該做的文章嗎？

章育仁 我所專門的方面不同，我是專門研究分光化學的。利用分光現象來分析物質的成分，可以用來分析所有的金屬元素和七種非金屬元素，是近代科學和工業的最精銳的武器之一。這種分析法的頂大的好處是：以極短的工作時間，可以獲得最確定的結果。例如一種礦物，經二小時的工作，即可以完全檢查出其中所含的金屬種類。分光圖照相的波長，檢查的結果是絕對無疑的。還有一種好處是：靈敏度極高。普通利用化學藥品的化學分析法所不能檢查的微量成分，用分光分析法極容易檢定。這種成分雖然極其小量，但在金屬或合金的製造上，有時竟可以左右其最

後的成敗。

高 這樣說來，在造兵工廠里不是很可以適用？

章育仁 正是可以適用啦。

高 中國有沒有這種實驗室的設備呢？

章育仁 中國自己是沒有的，日本人用庚子賠款在上海設立的研究所里面有這種實驗室，全是由我一個人計劃出來的。中國研究這種學問的只有我一個人。但是自從抗戰以來，研究所里面的我們中國方面的研究員，事實上都退出了。最近聽說日本人到明年四月要把研究所移到北平去，那嗎，我們和它的關係便完全斷絕了。

章夫人 是的啦，他又不會交際，將來連生活都要發生問題。

高 不可以自己想方法來，設置那種實驗室嗎？

章育仁 需要的費用，相當多，我倒有一個計劃，最底限度要四萬塊錢。

高 四萬塊錢，假使用國家的力量來舉辦，似乎也並不見得怎樣多。

章夫人 是啦，高先生，你的交際廣，你有便的時候可以替他宣傳一下啦。他是  
不會交際的。

前首房門外又有叩門聲。

高 請進來。

田華青小姐上，餘人起立迎之，互相握手。

章夫人 哎呀，田小姐，好幾天不見你了，剛才正在講起你。

田小姐 我這兩天相當忙，因為我們要辦一種雜誌叫衝鋒，由我自己主編，我除  
日常的工作之外，又非自己拿筆桿做文章不可。

章夫人 你太能幹了，田小姐。

田小姐 章太太，你要同我客氣了。（轉向高）志修，你的文章做好了沒有？

高 不行，這兩天的腦筋總不聽命令。

田小姐（走向書案旁）你把我看，寫的什麼題目？（把案頭寫好了的兩頁拿上手來）日本的過去、現在、未來，好的，你這題很好，大家都在希望你寫點關於日本一方面的東西。（一面說着，一面將原稿任意過目。）怎的？真有趣！「婦女作衣如單被，穿其中，貫頭衣之。」哈哈。

高 那是三國志的倭人傳上所記載的當時的日本風俗。把一張被單，在中央穿一個洞，把頭貫進去，便成爲衣裳。這是三國時代的日本女人的服裝。

章夫婦（同時笑出）和和……！

田小姐 真是有點原始。

高 你再往下看啦，就在隋朝時代也依然是原始。（指着原稿上的一節讀出）

「隋書的倭國傳上說：俗無盤盂，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吃飯時連碗筷都沒有，吃時是用手，這和現今南洋的土人不是相差不遠嗎？

章夫人 簡直是蠻子！

高 不過日本人也努力。他就在隋唐時代盡量地吸收我們中國文化，因此一躍便跳出了他的原始的畛域。最近七十年來，又以同樣的努力吸收歐美文化，也同樣地成了功。這兒自然也還有種種的原因，我在文章里面要說出，但他們的努力總是值得我們稱讚的，雖然她現在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把飛機大砲的轟炸來報答了我們一兩千年來給予了她的文化。

章夫人（向章育仁示意）我看高先生很忙，我們回頭再來細談吧。（轉向田）  
田小姐，你得閑，請上三樓來玩玩啦。

田小姐 我定要來的。

彼此握手道別，章夫婦二人退。高與田於二人退出後立即相擁抱，作長久之愛撫。攜手走出涼台去。

田 你的腦筋怎麼樣呢？痛嗎？

高 不痛，只是有點昏。



田 我看你是太愛東跑西跑了，沒有必要其實可以不必多跑的。弄得來文章也不能做。

高 好的，你這篇文章，我今天準定交卷。對不起。

田 你又生氣了。文章不做也不要緊，我是說，你應該保重你的身體的。（跑上去吊着高的頸子。）這身體不是我的嗎？唔？我不是有應該寶貴的權利？此時前門上有人叩門，兩人急忙分開。

徐新芷與周老板上，高田二人走進房來，彼此握手寒暄後，尙未就座，田急看手錶。

田 哦，已經十一點四刻了，我要走了，我十二點鐘還有會。

徐新芷 田小姐，你真忙，該不是我來打擾了你們吧？

田 那里，那里。我只是來催他的文章的，他的文章並沒有做好。志修，我告訴你，你那文章，今晚上非做好不可。

高 剛才你不是講「不做也不要緊」？

田 那是甜甜你的話啦，你才曉得。你的文章不來，雜誌怎麼拿得出去呢？於公於私，你都義不容辭。好了，我走了，再見。

餘人 再見。

徐周二人坐就梭發椅上。

高 關於戰地攝影的你們那項計劃書，我託人遞上去了，但一直沒有消息來。

徐 可是，另外的一項計劃，中央墊借八千塊錢，已經把款子匯來了。

高 哦！那很好，你們的工作不是立刻可以動手？

徐 是的，就是到前線去攝影的手續非辦理不可。今天我們來就是要請你介紹一下的，向各方面的軍事上的指揮官。

高 那不成問題，只要你們準備好了，那一天動身，我便同你們一道去。他們是很歡迎的。

徐 那好極了。

周 只是我們倒要仰仗先生，先生可不替我們「塔麗雅」寫篇劇本呢？

高 我好久沒有幹那套玩意了，那是弄不好的。

周 先生還要客氣，只是我們想弄點新的花樣，叫着「舊瓶藏新酒」，想把舊的皮簧戲來改良一下，或者是把歷史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來新編成皮簧劇，讓我們上演。

徐 老周這辦法，我倒不大贊成。皮簧劇的時代究竟是過去了。我們現在所應當努力的倒是話劇。應該把話劇來盡力的提倡，逐漸把皮簧劇來消滅。

高 「舊瓶盛新酒，」我看，倒也不失為一種辦法。皮簧劇在社會上的根底太深了，決不是一時可以消滅的東西。我們在目前倒可以盡量地利用。其實我倒主張把最近抗戰期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用皮簧劇的形式新編出來。我看是一定有很大的效果的。譬如姚子青戰死寶山城、八路軍大戰平型關、閻海文

最後一彈，這些題材單是名目已就動人。

周 可是，那些東西租界上是通不過的，我們拿到也沒辦法。

高 租界上自然是不好演，但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境內，任何地方都一定大受歡迎。

此時前門上又有叩門聲。

季邦珍小姐上。聽差一人隨上。

聽差（大家正在和季小姐寒暄的時候，突兀地）高先生，中飯已經送來了。三樓的季太太他們在等。（下）

季 那嗎，高先生，請下去吃飯好了，我在這兒等你。

徐周二人 我們隨後再見吧。

季 不，周先生，我想和你講幾句話。

高 你們都不要走，我叫聽差的在近處去買點麵包來，大家吃吃怎樣？這兒是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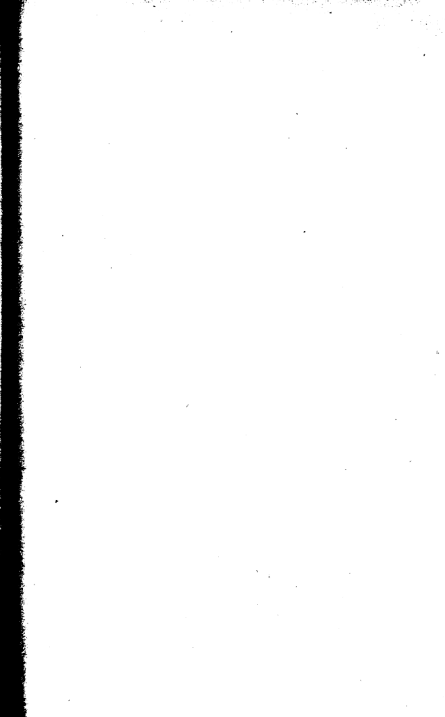
宅地帶，菜館是一家也沒有的。

季 高先生，你不要客氣，我回家去隨時都是可以吃的。

徐 真的，不要客氣，我想在這兒看看你的外國報。

高 那嗎？我不客氣了，請你們等一下。（由前門下）

（幕）



第

二

幕

飯廳，陳設頗整飭。

正面有二扇大門，可通外部之客廳，門掩閉。右首與右側相接處，有一門通步廊。

右壁與背壁相接之處亦有一門，與廚房相通。

幕開時，育仁與其夫人，在正中處食桌兩側相向坐。桌上備四人碗筷，飯已盛好，但未動筯。有小娘姨一人侍候。

高志修由步廊門走入。

高 對不住，對不住，樓上有客，來遲了。

章夫人 沒有，我們是才就座的。何不請田小姐也下來吃飯呢？我們把碗筷給她設好了。

高 她已經走了，另外有三位朋友來，人太多，不好招呼。

（此時樓上有鋼琴聲）



章夫人 是季小姐來了嗎？在彈鋼琴啦。

高 是的，她剛好來。

章夫人 那嗎，去請她下來好了。讓她來看看她媽媽每餐給你送來的菜是多麼好。

高 好的，就請她下來也可以。她也還沒有吃飯，好在多備了一席。

章夫人 (向小娘姨) 阿雪，你上高先生房間里去，請那位彈鋼琴的季小姐下來，說有點東西要讓她看看。

小娘姨應聲由步廊門下。

章夫人 季小姐的鋼琴實在彈得好，恐怕是中國第一。前一次在大上海戲院開演奏會的時候，出席的人真多，大家都稱讚她。

高 也虧她的母親能幹。她本來是雲南的一位軍閥的太太，但她八年前脫離了家庭，帶着四位小姐到上海，一人一手公然把她們盤大了。而且都很不錯。

章育仁 哦，這簡直是中國娜拉啦。

高 我是在娜拉以上。她開的那座「昆明小餐」，恐怕要算是上海最漂亮的館子吧。

季 小姐隨阿雪由步廊門入。

章夫人（招呼着她）你快來，你快來，特別替你設了一個座位，你快來吃飯。

季 我並不客氣，吃了，你們不是不夠吃？

章夫人 不要緊的，我們的飯燒得多，喏，你看，還有你們「昆明小餐」給高先生送來的一大菜盒。

高 不要客氣好了。剛才在樓上是三個人，不好一道招呼，現在你一個人來吃是不要緊的。一個人怎麼也吃不了多少。

季（被章夫人強拉着就座）麻煩了你們，怎麼好呢？

高 你這樣說，我們簡直不好吃了。我的菜通是你媽媽叫人送來的，要說麻煩，

我更是把你們麻煩透了。

章夫人 真的呢，你媽媽真操心，每餐送來的菜都不同，樂得我們也帶着吃好菜。

章育仁 今天高先生倒是不好客氣的了，假使說得一句「菜不好」，那豈不是得罪了人？

高 其實客氣倒是大可不必的。我們家鄉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匹鄉下老鼠去訪城里的老鼠，城老鼠便請鄉老鼠到油缸里去吃油。缸里的油剛好只有半缸。城老鼠便銜着鄉老鼠的尾巴，讓它倒吊下去喝個飽。鄉老鼠倒吊着說：「這樣麻煩你怎麼好呢？」城老鼠看她這樣客氣，也祇好開口說「不要客氣吧。」

但一開口，口中所銜着的鄉老鼠，撲東一聲落進油缸里。

季 好，那我再不客氣了。

高 不客氣的好呢。說起來，你們的音樂會怎麼了？

季 是的，我今天就是爲了這個事情來找高先生的。「塔麗雅」戲場老板太不負責任，他幾次推諉，說工部局還沒有通過。剛才問過他，他還是那樣推諉。究竟是怎樣的實情，我們也不知道。我媽媽很着急，我們也很着急，因爲天氣冷起來了，前線上的士兵們都需要棉大衣，我們要趕快開音樂會來募點款。

高 前一次你們的成績怎樣？

季 還好，賣了將近一千塊錢，工部局的演員們通同都是盡義務，真是難得。反是我們中國人倒難說話。高先生，你同「塔麗雅」的老板很相熟，你可不可以替我們催一下呢？

高 那沒有問題，我回頭上樓去同他講好了。大約他們也很忙吧，近來上海的影戲院，跳舞廳，都開了門，而且生意都很好。「塔麗雅」近來想改良舊戲，前幾天他們還會議過幾次，想把舊瓶來盛新酒，我覺得也很好。我剛才曾對

他說，要他們索性把目前抗戰期中可歌可泣的事情編成舊劇，如像姚子青戰死寶山城，八路軍大戰平型關之類，我看是一定受人歡迎的。但老周說，工部局一定不能通過。他們說來說去，總是離不開他們的生意經。

季 是的啦，我想他答應借劇場給我們，又不早讓我們開音樂會，大約總是因為賺不了錢吧。中國人的音樂趣味還低，又有慈善性質，老板當然是不大歡迎的。

高 頭一次你們演的曲目，編配得很好。那位導演者真是熱心。那天聽的人可不少。

季 但多是外國人，要想中國人多來聽，專靠西樂是不夠的，所以我們這一次想來中西合奏。

在此時通外客廳的二扇大門突然由聽差的拉開，現出徐周二人來。用食者都起立打招呼。高季二人走出食堂去。

高 對不住，因為飯少，不好請二位一同下來。

周 先生，沒客氣。我們是因為有點事情想趕快走。（向着季）演奏會的事情，我一定要替你盡力，請你放心。

高 真的，剛才季小姐也在談起，希望我向你說一說。這事定要望你大老板幫忙。目前是共赴國難的時候啦。

徐 其實我看，季小姐如肯化妝出台一次，今天答應，明天包管老周立刻就可以開演。

季 那豈不是要挾？我是不肯的。（與周相並走在前面。）

周 沒有要挾的事。實在是因為租界上的事不好辦，刁難太多。開演奏會是可以，但開演奏會來救亡，就有問題。

季 我們是開來救濟難民的，是慈善性質啦。

周 是的，我明白，租界的當局也明白啦。

徐 還是我的見解直切了當，季小姐如肯演戲或表演電影，麻煩既少，收入又多，表演一次比你演奏二百次還要有效果。

高 你總是那一套。你前一向勸華青也是說表演一次比創作二百篇還要有效果。我看你的女性觀太一元化了一點，你是見女性必明星之。

徐 其實你也總是那一套。我看你的女性觀也太一元化了一點，你是見女性必愛之。嚇嚇嚇，下文不講了。

高 你這人真瞎說……

四人俱下。

不一會高季二人復返。

季 如不是爲救濟國難，我是決不肯去求他們的。他們那些人真太市儈。

高 其實也難怪，上海這個地方，實在也難得應付。

章夫人（叫出）高先生，季小姐，飯都冷了，你們快來吃吧。

季（跑進食堂）對不住，對不住。

高（進食堂後順手將門拉攏，又在壁次按了一下叫鈴）聽差的有關照他一下的必要。太笨了。

章夫人 真的呢，三位客只請了一位下來，弄得大家都難乎爲情。

聽差的由步廊門上。

章夫人 老趙，你這人真糊塗。高先生房里的客一共三個人，請了季小姐來吃飯，其它的二位，你怎樣一直地便引到了客堂來？你該先把客人安頓在客廳，由那道門來，（指着步廊門）關照高先生，你連這點腦子都沒有嗎？

老趙 是是。

高 倒不要緊，不過弄得有點難爲情。好在今天都是相熟的人，是生客，那便得罪了人啦。



老趙 是，是，我下次曉得謹慎。

章夫人 你下次再這樣，我們要開銷你。

老趙 是，是，我曉得謹慎。

章夫人 你下去吧。

老趙 是，是，（將開客廳門下）

章夫人 唉，你真糊塗！你要從那兒出去？

老趙 （呆笑）我，我，我……（用手拍着自己的腦壳，由步廊門下）

季 今天還是我不好，因為我來吃飯，弄得聽差的也挨罵。

高 你又要客氣了。

季 （笑）擔心掉油缸嗎？可是我要當真不客氣呢，有一件事要請求先生。

高 什麼樣的事情？

季 我要問先生：什麼時候再到前綫去？希望你把我帶上前綫去看一看。

高 你要上前線去，你這樣的小姐！

季 我是很能夠吃苦的，先生。

高 萬一成了砲灰怎麼樣呢？中國不是少了一位鋼琴名手？

季 高先生，你在罵我。高先生都可以成砲灰，難道我不可以成砲灰？

高 好的，你一定要去，後天便有機會。後天下午七點鐘，第一百集團軍總司令部要打車子來接我。

季 那嗎高先生，我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帶我去。

章夫人 季小姐，我看你不去冒險的好。其實高先生，我們都不贊成他去，假使你要去，那他後天一定又要去的。危險來些啦。

季 我不怕啦，喏，高先生，你一定帶我去。我後天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準定來。

高 你來好了，去不去到那時再說。且看來的汽車說話，假使車大便去，小便不

好去。還有晚上過夜很難，前方的高級將官有多少都是睡門板的。

季 那不要緊，我帶一張毯子去，就在地面上過一夜也可以。

章育仁（一直沒有講話，此時飯已用完）我在樓上正在實驗着一種金屬品，我不能再奉陪了。（起身將走。）

高 好的，我們也往樓上去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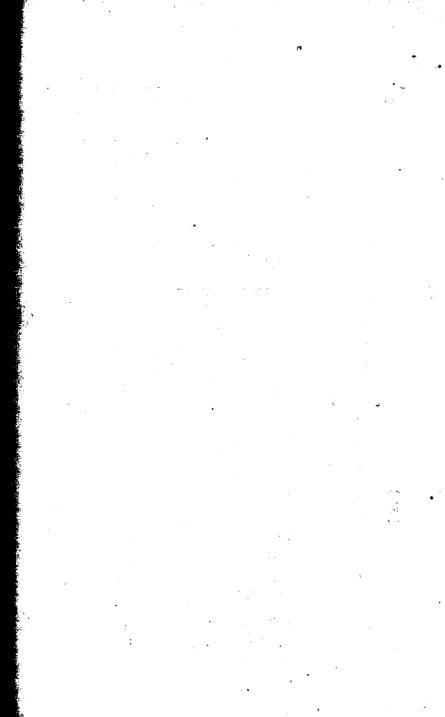
季 高先生，你今天不忙吧？我可以多坐？

高 不忙，你多坐一下去好。請你彈彈鋼琴來聽聽。如怕你媽媽擔心，可先打一個電話去告訴她，說你在我這兒便好了。我今天的腦子不大清醒，很想同你們多談一會，休息，休息。

季 只要高先生不怕攪擾，我是很高興的。

四人先後由步廊門下，只剩小娘姨一人收拾食桌。

（幕）



第

三

幕

兩天之後，第二幕之客廳，但觀點正相反。正面有門通食堂，掩閉着。陳設相當雅潔。有鋼琴彈奏聲。

幕開後有穿中山裝者二人坐候，各呈一雙泥脚。

高志修手持二名片出。二人起立，行軍禮。

高 兩位是第一百集團軍的同志嗎？我是高志修。那一位是華先生？

華 我兄弟是華振威。（指另一位介紹）這位是權公達同志。

高 辛苦了二位。請坐，請坐。

三人就坐。

華 好說，我們是應該的。倒是高先生肯時常上前線，給予了我們以不少的鼓勵。我們的總司令異常的歡迎。天前晚我回部去，把高先生的信交給總司令的時候，總司令非常的高興，今天清早特別打發我們來迎接，今天晚上還準備有消夜，要接待高先生。可是事情太不湊巧。今天我們早晨五點鐘動身，

以為上午七點鐘可以到上海，可沒有想到晚上七點鐘才趕到。這兩天下雨，公路太壞，走到青浦，汽車便陷在泥裏，走不動。費了半天工夫算把車拉出來了。但走到虹橋附近，又和卡車碰了頭，把車子碰壞了。

高 哦，二位可沒有受傷？

華 我們到托庇，汽車夫只略略受了點輕傷，祇是汽車不能用了，我們是由虹橋走進上海來的，相當狼狽得一點。

高 對不住，使二位為我這樣受辛苦。

華 那里，我們是應該的。只是我們要請求先生恕罪，今天晚上我們是不能去了，

車子在修理，如修理得好，明晚上便動身。如修理不及，便改到後天清早，

但要下雨才行。下雨時，敵人的飛機是不會出動的。

高 那很好的，我是隨時都可以。

華 還要請先生給總司令寫封信，就將車子遇事和改期去的情形請告訴總司令一

遍。

高 信有方法遞去嗎？

華 我們有交通卡車，今晚要開發。

高 那我搭卡車去可不好？

權 那不好，卡車你吃不下。連我們都吃不下。

高 那好，那好，信寫在卡片上可行嗎？

華 行的，行的。

高 （取出卡片和自來水筆寫着，寫好後遞給華）這樣可以嗎？

華 好極。那嗎，我們明晚或者後天清早再來接先生，明晚走不走，我在三點鐘的時候，要先打電話來通知。

高 好的，我在家裏等候你們。

華 （願，權示意二人同起立）那嗎，我們回頭再見。



高 好的，回頭再見。

高 起身把兩人送出客廳，回頭又轉來。

聽差的老趙跟在後面。

高 你去請章太太和季小姐下來。

高一人在客廳里步來步去。鋼琴聲停止了。

章夫人和季小姐攜手入。

章夫人 怎麼樣？是不是就走呢？

高 走不成了。

章夫人（指季肩）那好極了，我原叫你不要去。你還不曉得，她媽媽剛才來電話，還叫她千萬不要去。

高 我明曉得的。其實季小姐本人也不見得真想去。

季 那裏，你看我把帽子都戴來了，我怎麼不真想去？我剛才還對章太太講，叫

她讓我走後，再打電話給我媽媽，說我走了就行了，我是很起勁的，怎麼走不成了呢？

高 剛才來的人講，公路太壞，車子在路上發生了毛病，後來又和卡車碰了頭，弄得很狼狽的。由清早五點起，直到此刻才到了上海。

章夫人（對季）你看，多麼危險，你怎麼可以去？

高 其實路上就沒危險，也是不好去的，現在前綫上的機關都化整為零的，高級的將領們都住在矮小的老百姓家裏，汽車是不能夠直達的，要走一截路。像這兩天路又爛，你們穿起高跟鞋，怎麼能夠走？

季 喏，我穿的並不是高跟鞋呢，你看，先生。（把腳側拐起來給高看。）

高 雖然不怎麼高，但已比我們高得多了。

季 這是很好走路的，並不是高跟鞋。

高 好的，總之今晚去不成，你媽媽可放心，我們也可以放心了。你趕快給你媽

媽打個電話去吧。

季 下次什麼時候去呢？

高 什麼時候去我可不知道。

季 總之，先生，你去的時候你一定要通知我啦，我總得跟你去一趟。

高 好的，到那時候我通知你好了。

季 我去打電話來。

章夫人 不，我叫用人替你打電話好了。（按門次的叫鈴）

老趙上。

章夫人 你給「昆明小餐」的季太太打個電話去，說高先生今晚去不成，來接的汽車發生了毛病。季小姐也不去了，季小姐就留在這兒吃晚飯，請季太太不要擔心。

老趙點頭下。

季 又要留着吃飯嗎？

章夫人 吃你們自己送來的飯，不要又客氣了。

在這時小娘姨由內將飯廳門拉開來，現出第二幕中的飯廳，但位置相

反。

老趙上

趙 電話已經打好了。季太太說，叫季小姐不要太攪擾了高先生，晚上要早點回去。

季 費了你的心。

章夫人 曉得了，喏，我們進飯廳去。

三人走進飯廳，老趙從後將門拉上。忽聞有汽車聲，鈴聲。

趙 (自語) 哦，又有客來了。(倉忙跑出客廳。)

田小姐拖着一雙泥脚跑進客廳來。老趙隨後。

田 高先生呢？唔？

趙 在，在，在的。請田小姐上樓。

老趙很客氣地邀請田小姐出客廳。一個人仍倚立在客廳房口。接着有上樓的脚步聲。不一會又有更倉忙的脚步聲跑下。

田 高先生並不在樓上呵，在什麼地方呢？唔？

趙 （狼狽）在，在，在吃飯。

田 那你老實說好了。（匆匆向飯廳門跑去。）

趙 （愈狼狽）田小姐，請你就在客廳裏坐坐。讓我去回。（擋住田小姐。）

田 老趙，你今天真奇怪啦！你爲什麼擋着我？

趙 （狼狽到極端以背抵着飯廳門）我，我，我是受過吩咐的。我，我，我……

田 （不能忍耐，一手猛烈地將趙拉開）我有要緊事，懶得同你糾纏！（兩手用力把飯廳門大大地推開了。）

飯廳中四人正用食，坐位與第二幕略有異動。大家都站立了起來。田卻屹立在門口，不動。

老趙抱頭而竄。

高（走上去就她）你快來吃飯。我們是剛好拿着筷子的。

田（側過身來，含有興奮意，臉色轉蒼白）我不吃飯！我忙得一蹋糊塗，你看我的脚吧。我今天清早就到虹橋去慰勞傷兵，傷兵真不少，打仗想來是打得很好的。傷兵真可憐，看見真令人不能忍心。

章夫人 田小姐，你來得真好，剛才前綫才有車子來接高先生，但車子發生了毛病，沒有去成，不然高先生已經上前綫去了。

田 又要上前綫，是季小姐同路嗎？

季 本打算同高先生去看看。

田 那很好，下次如有機會請多多替我們救些傷兵回來。好，我要走了，車子上

還有人等我，明天再見。

餘人（除高以外）明天見。

田匆匆轉身走，高隨之。

季亦欲走送，被章夫人拉着了。

章夫人 你等高先生去安慰安慰她好了，不要跟着去。

田（在客廳中走着說）你這兩天的生活過得很快活吧，啵？

高 啵？

田 好，明天再說。

路過時把盆中的菊花摘了一朵來，扯成粉碎地邊走邊擲。二人下。

章夫人（對季）田小姐今天在發脾氣，你看，她好端端地把一朵菊花撕壞了。

季 該不是在怪我吧？

章夫人 怎麼怪得你呢？

季 因為我在吃飯。

章夫人 有我們陪着，沒有問題。

高 走回來了。

章夫人 田小姐沒有對你說什麼？

高 沒有說什麼。車上的確有兩個女孩子在等着她。她說有話明天來說。

季 先生，你的飯怕冷了，可不換碗熱的？

高 不，不要緊，我是吃慣了冷飯的。這兩天我們前綫上的士兵更辛苦，有時候兩三天都沒飯吃。

章育仁 日本兵的情形也相差不遠。前兩天我把你帶回來的俘虜品來整理了一

下，那裏面有位伍長的日記寫着：「三天吃一水筒水，一天吃一個小麵包。」小麵包究竟小到怎樣不得而知，日本兵的一水筒水是只有這麼一大碗的。三天只嗑得一大碗水，那狼狽的情形就可以想見。



季 怎麼呢？戰地里不是有很多的水？

高 季小姐你要曉得，這兩天租界上的人有的連魚和蟹都不敢吃。

季 是啦，前天我聽見媽媽講，說有一家人吃魚，在魚肚裏刮出了一只大手指來。

章育仁 對了，我又想起了一件。俘虜品里面還有一位大尉的日記，那裏面寫了一首「俳句」，就是往年周作人先生所介紹過來的小詩，那俳句說：「戰場呵，煮飯的水，黃金色。」

季 黃金色是說泥水？

章育仁 我看，怕是血水。

章夫人 吃飯的時候總說這樣的話。

有高射砲聲轟隆而起。

高 我們的飛機出動了，到樓上去看吧。

大家放下碗筷，退出飯廳。

(幕)

第  
四  
幕

開幕前有鋼琴獨奏貝多芬之「月光曲」。

琴聲畢，幕開，現出第一幕中的書齋。

夜六點鐘時分，電燈光呈出幽邃的情調。

季小姐坐在鋼琴前，將琴板掩上作欲起身之勢。

章夫人立在她的旁邊。

章夫人 你可再彈一曲啦，彈得真好。

季 不再彈了，坐得太久了。

章夫人 高先生快要回來的，他說過六點鐘左右回來。

季 我怕媽媽擔心。

章夫人 我替你打個電話去告訴她。（就書案電話機撥字）喂，是季公館嗎？我要請季太太說話。哦，你就是季太太，你好嗎？我是章碧蓀呀。喂，我告訴你。季小姐現在在這兒，因為高先生出去講演去了，還沒回來，她

要和高先生商量點大事情，要等高先生回來了才能夠回來，請你不要擔心。今晚我們要留她在這兒吃晚飯。……那裏，那裏，不要客氣啦，那樣說我們天天都要向你道謝才行啦。……好，我叫她來。你等等啊。（以手掩話器）季小姐，你媽媽請你接電話。

季（接過電話器）媽媽？我是邦珍呀。……沒，今天沒到前線去的消息，章太太剛才告訴過我，說高先生並沒說去的話。他現在出去講演去了，快要回來，我把關於演奏會的那件事情商量好，立刻便回來。請不要擔心。——是，我曉得。——我曉得。請不要擔心。好的，我並不在別處耽擱。（此時高志修由後首側門別室中走入。）……喏，此刻高先生剛好回來了。——好的，我替你問候他。（避開電話器）高先生，媽媽問候你。

高不敢當，請代我致意。

季媽，高先生說不敢當，請我代他致意。……是，我不一會就回來。……沒有什麼

話說。好，好的，好的。（將電話掛上。）

章夫人 季小姐等了有一個鐘頭了。

高 對不住，對不住。

章夫人 我因為你說六點鐘左右要回來，所以替你留着了，季小姐有要緊的事情和你商量。

高 （只把手中的帽子丟在桌上，大衣未脫）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呢？

季 喏，就是演奏會的那件事情。今天上半年「塔麗雅」的周老板走來和我母親商量，說開演奏會可以，但要有一個條件。

高 有什麼條件呢？

季 要我答應他們表演一簇電影的主腳。他說，他們要把閻海文來電影化，閻海文的愛人的一角，他們要找一個不是電影明星的人來表演，他們說，要這樣才足以表示充分的救亡的意義。他說，他們有兩個候補者，一位是田小姐，

一位就是我。他們說，田小姐，恐怕你是不會答應的。我呢？只要我肯去担任那一脚，他決定在一禮拜之內把「塔麗雅」開放出來，讓我們開演奏會。這事情我媽媽有點爲難，我也覺得他們是有點近於要挾，所以我特別來請教先生，看是拒絕他們的好，不拒絕的好？

高 照道理講呢，是不應該拒絕，不過那些傢伙始終是打算盤。巧立名目，會做生意。爲什麼一定要不是電影明星的人來演呢？這兒就是他們的生意經了，容易號召固然是一層，其實呢可以少花本錢。要用職業的電影明星呢，當然不能白盡義務，但如用到你們來呢，那就不同了。你們如不表演呢，那是不肯救亡。表演如不是盡義務，那也是不肯救亡。結果呢是大家把他們救了。

季 我媽媽也在那樣說，所以她不高興他們。

高 不過，我想，你還是答應他們吧。

季 怎的？田小姐你就要她不要答應？

高 不，關於這事情他們並沒有來同我商量過。平常你們要叫華清去當電影明星，我覺得她不如以作家立身為宜，所以我沒有贊成。可是目前又不同，目前是其赴國難的時代，只要於救亡有好處，大家都應該犧牲一切，拿出自己的力量來貢獻。所以他們如果要叫華清去表演，這回我倒是贊成的。又譬如你吧，你自然是以音樂家立身為宜，目前就表演一次，倒不會就怎麼損折你的身分，何況你們的演奏會還可以因此而開成呢？就是電影明星，其實也應該是很有名譽的職業，不過世間上的俗人，頭腦還太不乾淨，做電影明星的，生活也有些不大嚴肅，所以弄得有點不大好。只要是於銀幕生活適當的人，我倒依然勸她去開拓自己的路，我是一樣地尊敬她的。

季 那嗎，我就該聽先生的話，答應他們？

高 請你自己過細斟酌一下吧，晚上回家去再和你媽媽商量一下的好，假使她不高興你去，你還是不去的好。



季 怎的呢，媽媽可以那樣束縛我？

高 我看，做兒女的人，沒有十二分的必要，倒不必傷父母的心。

門上有叩門聲。聽差的老趙開門上。

趙 | 田小姐同徐先生周先生他們在下邊。

高 他們上來好了。

趙 | 田小姐說，「怕上樓打擾了你，要請你到下邊客廳裏去講說。」

高 去請他們上來，你總有那樣多的話！

趙 (狠狠着鞠躬) 是，是。(下)

高 古人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我看是說得很好的。我自己三年前失了母親，實在是最不幸的事。

| 王，徐，周，三人上。

大家握手打招呼。

高 你們幾位真怪，素來都是一來就上樓的，爲什麼剛才要做作一下？

田（冷淡的）因爲我是受過了教訓來的。

高 怎麼？

田（決絕地）好的，我告訴你吧。昨天晚上你同季小姐在吃飯的時候，你的聽差的特別客氣地把我岔上了樓，待我在樓上找不着你，下來問的時候，他才把門擋着不讓我進飯廳。是我太不客氣，兩手把飯廳門拉開，才看見你同季小姐在吃飯。你的聽差的，我要問你，爲什麼要擋着我不准我進門？（有點興奮。）

高（發笑）這蠢家伙！大約他是怕你吃醋吧？

王（愈加興奮）對了，你這叫着不打自招。我知道你是關照好了的，所以剛才我聽見說季小姐在樓上，我就不敢上樓，其實我也太無謂了。我今天來是抱了很大的決心來的，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做作家的本領，做作家的人應該還要

有點本領才行。男作家應該要有點玩弄女性的本領，女作家應該要有點玩弄男性的本領。我的本領還不大夠。所以我今天實在悶了一天，剛才我去訪問徐新芷，才知道他和周老板們的戰地攝影計劃已經在着手，他們要我表演電影，我也就笑應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言。我現在恭恭敬敬地把你送給我的這隻戒指送還你。（自左手上將戒指取下。放在高的書桌上。）

高（瞭然）怎麼這樣呢？

田 沒有什麼，我們算是各求心之所安。還有你這篇文章我也退還你了。我的雜誌已經決定不辦。（自手提包中將一篇論文取出，亦放在桌上。）

高 不要誤解吧。

田（近於瞋怒）我沒有什麼誤解，高大文豪，我並沒有蠢到連正解都得不到的程度。

高（放下了決心）好的，我祝你的幸福。希望你有能夠更了解我的一天。

田 這層希望，我恭敬地移交給季小姐。（回顧季）對不住，季小姐，……  
我今天無端地也傷負了你，可我也祝你的幸福，希望你不要在短時期之內，  
便嘗到閉門羹。（回顧徐周二。）

新芷，我們走吧，不好多攪擾了。（說着二人便匆匆地出門去。）

徐 （對高）老兄，不要多心。田小姐太興奮了一點，但我們朋友還是朋友。請  
不要多心啦。我們再見。（求高握手，高默然地和他握手。）

周 （對季）此刻沒想出在這兒碰見了你，真是運氣好。上半年我從府上跑出來  
之後，下半年我便跑到工部局去交涉，演奏會的事體終竟是不行。真是對不  
住得很，還要請特別原諒，（回頭對高）高先生，我們明天再見，劇本的事  
情務必必要幫忙。（求高握手，高亦默然地和他握手。）

二人下，高未走遠。

章夫人 是怎麼一回事呢？

季 是我不好。惹出了這樣的大亂子。

高 誰也怪不得。我看，我們那位老趙，平常我們說他太蠢，其實我看是太聰明。田小姐和我的關係，他是曉得的，季小姐在這兒吃過兩次飯，大約他把這事情看得很嚴肅，他怕惹出了什麼亂子，所以擋着田小姐，不准她進飯廳門。這種太聰明了的底下人，實在也沒有辦法。你又怪不得他，他也出於好意啦。

章夫人 田小姐也太過分了點，凡事不由分說，立即便做到那樣決裂的地步。

高 事情實在也百口難辯，怎麼分說呢？

章夫人 我們替你證明好了，季小姐也可以說話的啦。

高 倒對不住季小姐。

季 是我的不好呢。

章育仁匆忙地推門而入。

章育仁

（向高）是怎麼一回事。剛才我在龍游車行門口碰着田小姐和徐新芷，還有「塔麗雅」的周老板。他們要雇長途汽車經蘇州去。田小姐說：她和你斷絕了關係，並且說，放下了最大的決心，要到前線去演電影，就和徐新芷周老板一路。這是怎麼一回事？

高無言地在室中走來走去，季亦無言地顯出十分不安的情態。

章夫人

是老趙那傢伙誤了事呢。那傢伙我們說他蠢，其實他才不蠢。就是昨天晚上啦，季小姐在這兒吃飯的時候，田小姐剛好來碰着。我們昨天晚上不曉得，剛才田小姐來，才聽見他自己說，她昨晚來的時候，老趙特別客氣地叫她上樓。她在樓上沒尋着高先生，又跑下客廳去，老趙才把飯廳擋着不讓她進去，是田小姐自己把門拉開了，才看見季小姐在和我们一道吃飯，這便惹起了田小姐的誤會，她剛才把訂婚戒指也退還了，把文章也退還了，還對着高先生和季小姐，說了一些俏皮話，和着老徐老

周一道便跑了。這不是老趙那傢伙，妄作聰明誤了事嗎？

章育仁（鼓掌大笑）哈哈……你們都是傻子，老趙那里聰明來呢！那傢伙

真是一個公式主義者！

章夫人 你不要發癡了，你在罵人是傻子！

章育仁 怎麼不傻呢？你們忘了嗎？早三天，季小姐在這兒吃中飯的時候，老趙把徐新芷和周老板引下樓來，把飯廳門大打開，弄得難乎爲情，被你們罵了一次，叫他下次不准再如此。昨晚又有季小姐在飯廳裏和我們吃飯，田小姐開門，他自然要搗亂了。你們真是聰明！

章夫人亦鼓掌大笑起來，高季二人均發出了嗤笑。

高 這傢伙，真是誤人！怎麼辦呢？

章育仁 我看打電話到龍遊去吧，問他們走沒有走，假使沒有走，便向田小姐解釋一下好了。

高 好的，等我來打。（取電話機撥字）你是龍遊車行嗎？剛才有三位客人，兩位男的，一位女的，在你那兒雇長途汽車到蘇州去，已經動了身沒有？……已經動了身？現在開車去，趕得上趕不上？……唔，「沿途都要停車」，……「沒有一定的路線」，……「沒有方法趕」，……（把電話機丟掉了。）糕！

章夫人 怎麼辦呢？沒有方法趕上嗎？

在這時門上又有扣門聲，老趙拿着兩張明信片進來。

趙 昨天晚上由前線來接你的華先生和權先生又來了。

高 （不耐煩地）你請他們上樓來。

趙下。高將桌上原稿放進抽屜，拿着戒指沉吟。

季 高先生，你該不是要上前線吧？

高 本來，他們昨天晚上和我約過，說假如車子修理好了，今晚便可動身。剛才三



點鐘的時候有電話來，說車子已經弄好。

季 那嗎，高先生你一定帶我去。

高 等他們上來再看。（將戒指交給章太太）碧蓀，這東西我就送給你吧。

章夫人 你送給我做什麼啦？你何不就送給——（想說季小姐，又住口，）好的，我暫時替你保管着，待你有適當的用處的時候，再交還你。

華權二人上，向諸人行軍禮。

華 高先生，車子已經開來了，在下面等着，假如方便，立刻便可以動身。

高 教二位辛苦了。我先給二位介紹一下。這二位是第一百集團軍總司令部的華

振威先生和權公達先生。（指章氏夫婦）這二位是化學家章先生和章夫人。

（指季）這位是有名的鋼琴家季邦珍小姐。

諸人各各客套了一下。

高 我是用不着什麼準備的，連大衣都還穿在身上，只要把帽子戴上便可跟二位

動身。只是這位季小姐，她很熱心，也想上前線去慰勞各位武裝同志，不知道可不可以讓她同路？

華權二人（同時）很可以的，車子很大。

季 那嗎，好了。我真高興。（回頭拉着章夫人的兩手。）

章太太，你等我走了之後，希望你打電話給我的媽媽。

華 不過季小姐要去，車上恐怕稍微冷一點，能夠帶床毯子去最好。

章夫人：那不要緊，就把高先生的毯子帶去好了。（急忙向後首側門走進別室去，取了一床毯子來。）

華 那嗎讓我們先下去等着。

章夫人（對其夫）我們也下去一步。

高 對不住各位，我們立刻就下來了。

（四人由前門下。）

高（把帽子拿到了手裏，向着季）你一定要去嗎？

季 我一定要去，無論怎樣我都要去把田小姐找回來。我想到前線去是可以把田小姐找得回來的，是我惹出的亂子，我非找她回來不可。

高 你要去也好，但我要先得你媽媽的同意才行。讓我先打電話給她。

季（阻擋着）高先生，你不要打，媽媽曉得了，她會不讓我去的。

高 她如不肯讓你去，那我就只好把你拖去，這是責任問題。

季 那嗎，讓我給她打。（取電話機撥字。）是媽媽嗎？我邦珍呵。媽，我告訴你，我現在要同高先生一道上前線去。……不要緊的，我非去不可。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呢，嗎。今天高先生這兒出了一場悲劇。這悲劇却是我惹出來的。……事情是這樣的啦。前三天中午時分我爲演奏會的事情，不是來訪問過高先生嗎？那時候碰見徐新芷先生和周老板。高先生先下樓去吃中飯，後來叫人來叫我下去，我便在飯廳裏留着吃中飯，沒想到徐先生和周老板，有

事體要趕忙走，高先生這兒的一位聽差的不大聰明，他把兩位客人一引下客廳來，便把食堂門大打開了。：是呢，弄得高先生們自然有點難爲情。所以這兒的章太太便把用人責備了一下，叫他下次不要這樣蠢，但是呢，昨天晚上啦，我又留在這兒吃晚飯，正在吃的時候，那位田小姐來了。：喏，媽媽不記得嗎，就是前兩月，我們在高先生這兒遇着的那位蠻好的田小姐，她那時關心高先生的吃食，向你說起，你立地便答應先由我們負責，就是那位田小姐了。她來的情形我們不曉得，她剛才在這兒才自己說出了。說是來的時候，聽差的特別客氣，把她請上樓。待她在樓上沒看見高先生，再跑下客廳來，聽差的擋着她，不讓她進飯廳門口。田小姐是和高先生訂了婚約，她自然受不得這樣的待遇，便自行把飯廳門拉開了。：一拉開，你看見了我在這兒吃飯，在這兒便生出了誤會。：媽，你別着急，你慢慢地聽我講吧。田小姐，剛才和徐新莊周老板到這兒來，又遇着我在這兒。（又字須說得特別用

力。)她當場把昨晚的情形說了，不由分辯，便把高先生的訂婚戒指當面退還了。把高先生做的文章也退還了。匆匆忙忙地拉着徐先生和周老板兩人便走了，聽說要到蘇州各地去拍戰地電影。喏，上半年，周老板不是來說過，要田小姐或者我去表演一角嗎？他們最初是怕高先生不答應田小姐去所以才來找我。現在田小姐因為誤會，沒有徵求高先生的同意，她自己便答應了她們，所以現在周老板們是用不着我了。剛才周老板說，演奏會沒有希望，我看也就算了。……真的呢，只是田小姐，希望她不要成爲悲劇的主人翁才好。田小姐的性情總是那樣的直率。剛才這兒的章育仁先生在龍遊車行碰着他們，他們正在雇長途汽車。待打電話去問，他們已經出發了，據說沒有一定的路線，沿途遇必要時都要停下來工作。……是的呢，因此沒有辦法去追趕她們。但我想跟高先生到前線去，前線的電話是四通八達的，一定可以探得他們的消息。因此，我無論怎樣，要跟着高先生一道去，是我惹出來的亂

子，我非去把田小姐找回來不可。……是的，是的，不要緊，有高先生的一床毯子帶着的。……高先生嗎？興趣還好。因為事情本來是有點滑稽的啦。……是的，總希望不要成爲悲劇才好。……好的，我曉得保重，不要擔心。不兩天便可以回來。……好的，好的，我對他說。沒有什麼話說了。（把話切斷了。回向高）媽媽已經允許我了，要我陪着高先生去，並希望你保重，說到前線去，一定可以把田小姐找回來。

高 那倒沒有什麼，國家正是需要我們用血來灌溉的時候，田小姐就成爲砲灰，也算是盡了她做子民的責任。我自己也是隨時隨刻都準備着做砲灰的。

季 好的，我也甘願陪着高先生去做砲灰。

二人向前門走下。舞台一時靜寂，突然有飛機的拍音，高射砲轟隆地響亮，從開放着的涼台門口可見遠遠的蔚藍的天壁上有紅綠各色的燈號亂射。

幕徐下。  
廿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脫稿於上海暫時成爲絕島的時候

·  
第一幕

聶母墓前

人物 聶政（年二十歲）

其姐 聶（年二十歲，二人孿生，故同歲）

佈景 一望田疇，半皆荒蕪，間有麥秀青青者，遠遠有一帶淺山環繞。山脈餘勢走來左近田疇中形成一帶高地，上多白楊。白楊樹上歸鴉噪晚；樹下一墓，碑題「聶母之墓」四字，側向右。左手一條隴道，遠遠斜走而來，與墓地相通。

聶 聶荷桃花一巨枝，聶政旅裝佩劍，手提一竹籃，自隴道上登場。

聶政 （指點）姐姐，你看這一帶的田地荒廢得真有點程度了！

聶 聶（歎息）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後年豐收，望了將近十年，這目前的世界簡直成了烏鴉與亂草的世界。（指點）你聽，那白楊樹上的烏鴉叫得真是難聽，好像是在嘲弄我們人的命運一樣呢！

聶政 人的肝肺只供一些烏鴉加餐，人的膏血只供一些亂草蕃榮，——亂草呀，



烏鴉呀，倒是你們比我們幸福得多了。

聶婆

（指點）你看，母親的墓都荒到那樣了。母親死去不覺滿了三年。死而復生的只有這些亂草。永遠不再回來的却是我們相依為命的母親。我們這幾年來真是嘗盡了亂離的滋味了。

聶政

這幾年來常常鬧着內戰，今日合縱，明日連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我不知道他們究竟爲的是甚麼。其實我們的敵人不在中國內部，是在中國外部的。我們中國人把外部的敵人丟掉，時常自相屠殺，將來怕只好同歸於盡吧。

此時欲圓未圓的月兒自遠山昇上。姐弟二人已步入墓場。聶政置籃墓前，拔劍斫白楊一枝，在墓之周圍打掃。聶婆分桃枝爲二，分插碑之左右。插畢，自籃中取酒食陳布，籃底取出洞簫一枝來。

聶婆

喂呀，你把洞簫也帶來了嗎？

聶政 唉，我三年不吹了，今晚想在母親墓前吹弄一回。

聶婆 很好，我也很想傾聽。

（陳設畢，聶婆在墓前拜跪。聶政也來拜跪。）

聶婆 （向墓禱祝）母親，我們來看你來了。今晚二弟要到濮陽去訪問嚴仲子。

母親該還記得，在三年前，母親還在的時候，嚴仲子來訪問過二弟，要託他替他報仇。二弟那時因為母親還在，說他是要孝順母親，當時謝絕了。現在母親的孝已經滿了，二弟想到「士爲知己者死」，他今晚想趕到濮陽去探訪嚴仲子。我也想改扮男裝跟着他去，但他說我去反是累贅，而且母親的墓也沒有人陪伴，因此我也只好忍耐着讓他一個人去了。母親，我希望你在冥冥中保護他。

二人在墓前默禱少頃後，起立，聶政取洞簫與聶婆同在墓旁白樹楊下倚樹而立。



願將一己命，  
救彼蒼生起？

蒼生久塗炭，  
十室無一完。

無遺屠戮苦，  
又有飢饉患。

飢饉匪自天，  
屠戮咎由人；

富者餘糧肉，  
強者鬥私兵。

儂欲均貧富，  
儂欲茹強權，

願爲施瘟使，  
除彼害羣遍！

此時有一羣幼兒幼女，畏畏縮縮地簇擁了上來。衣履雖不甚整潔，但精神都嬉嬉可愛。

聶婆 你們這些小朋友，這樣遲還在外邊玩嗎？

幼孩們 不，因為聽見你們在唱歌，我們跑來聽的，你唱得很好聽。

聶政 姐姐，你再唱下去吧。

幼孩們隨聶婆歌聲節拍，徐徐起舞。

聶 婆 (唱)

明月何皎皎！ 白楊聲蕭蕭。

阿儂姐與弟， 離別在今宵。

今宵離別後， 相會不可期，

多看姐兩眼， 多聽姐歌聲。

汪汪淚湖水， 映出四輪月。

俄頃即無軀。

月輪永不滅！

聶婆歌罷，不勝悲抑，幼孩們亦均掩袖作雪涕狀。

聶婆 二弟，我看你可以走了。我的事情請你不要妄念。

聶政 不，我倒想不走了。我沒想出姐姐你竟這樣的怨哀，你使我這火一樣的雄心都冷了一大半。

聶婆 對你不住。我的確是有點怨哀，但我怨哀的並不是怕和你別離，乃是恨我自己身非男子。我假如是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情。但是，我現在也不怨哀了，怨哀終竟是沒有用處的。我雖然是女子，也有我們女子所應當做的事情，我現在已經有了我自己的計劃。我要對着月亮，對着母親的墓，向天盟誓，我要永遠不辱沒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我看，你現在可以去了。不要辜負了嚴仲子對你的知遇，不要辜負了天下的蒼生。好，你去吧。我再隨意唱幾句來，壯壯你的行色。（唱）

去罷！兄弟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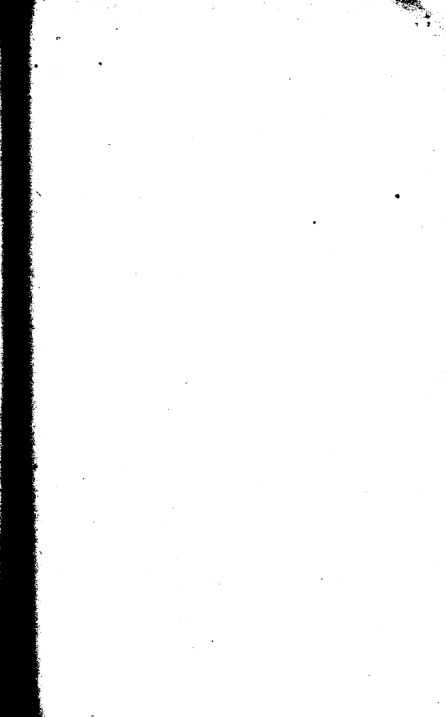
我望你鮮紅的血脈，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罷！

（幼孩之羣合唱。品政拔劍舞，幕徐下。）





第二幕

濮陽橋畔

濮水橫流，兩岸遍栽桃柳，桃花正開。

正中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可見，此端右側有碑，題「濮陽橋」三字，左側酒家一。

酒家中右三分之二爲客座，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右三分之一，前半爲中庭，後半爲廚舍，有戶相通。庭中陳紡車二具。房舍建築與陳設宜與日本式的相反。

酒家母女坐庭中紡車，母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濮水中有遊船盪槳聲，少焉男女合唱之聲起。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樹底雙雙來。

人來花里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為花下春流水！

同歌往復合唱，歌停後，有問。

少女 媽，聽說齊國的女子，近來多半改着男裝，不知道實在不在呢？

老婦 怎麼不實在，前天齊東的黃姨母來，不是說過她隣家的女兒也都改扮了男

裝，往孔夫子底學堂里去讀書去了嗎？

少女 誰肯信她！孔夫子的骨頭已經敲得鼓響了。

老婦 哼，你才聰明！他的兒子難道不可以叫作「孔夫子」嗎？

少女 他的兒子還死得更早呢。

老婦 你到很像個替孔氏宗祠堂管族譜的丫頭啦，我不相信他便沒有孫子了。

少女 那不管它啦，媽，你肯允許我嗎？我也想到什麼地方去讀讀書去。

老婦 讀書？有什麼地方可以容你讀書的呢？女孩兒家讀了書又有什麼用處啲？

少女 媽，你不能說沒有什麼用處！母親沒見識，便只好養些沒見識的孩子，如今的世道上有許多沒見識的人，不是由全無學問的母親生出來的嗎？他們小時沒有受過點子母教，長來也沒有受過點子完善的教育，他們是只好搗亂，只好做些沒廉恥的事情了。所以這如今不識廉恥的人這樣多，媽，我想一些做母親的人恐怕要負一多半的責任呢！

老婦 噯啲！你真了得。幸好我只生了你這位女孩子，不然我怕也脫不掉干係啦！不過我總覺得孔夫子的夫人有句話說得好，她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我想女子是不消要什麼學問的，古時候也沒有聽見過有什麼讀書的女子。

少女 媽，怎麼沒有，周武王底后妃，不是嗎？

老婦 她那自當別論；她是皇帝的后妃，我們是賣酒家的婦女呀。

少女 皇帝的后妃，和我們尋常人家底女兒不知道有什麼區別。

右翼聞人步武聲。

老婦 有人來了！別再胡說妄道罷！

嚴仲子及食客一人自左手登場，食客倒戈荷孤兔。

食客 今天有趣是有趣，可惜野物太少。

仲子 打獵的趣處倒不在乎野物的多寡。我們借此得與浩蕩的大自然相接觸，把

我們心中的憤懣舒暢得許多。到是莫大的精神上的快樂呢！

食客 這種快樂可惜只要貴族的獵師才能享受呀！沒錢的人一家數口，專靠打些

野物回去過活，假使一無所得，立刻便要發生恐慌，還能說得上精神上的

什麼來嗎？

仲子 你的話倒是不錯。不過他們不是不宜享受，倒是不能享受罷了。我們有些

乏了，進酒店去對飲一杯罷。

二人入酒家。母女起立導上客座。二人解放武器。

老婦 請坐！先生們要用什麼菜？

仲子 隨便拿兩樣現成的來好了，給我們燙壺上好的酒。

母女應聲入廚。

仲子與食客憑欄並坐。

遊女一隊出場，隨唱隨舞，穿場而過：

儂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 化作春水溶。

水漲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郎死儂心頭。

仲子 唉！這兒的淫風真是有點程度了，我對於這些光景，真是有點傷心。

食客 「人情之所不能忍者，聖人不能禁」。從前有過「雖有七子之母而猶不能

安於其室」的，你怎能怪得這些年青的男女呢？

仲子 這個却不僅是性慾的問題。這些可憐的女兒們，你以為她們在享樂嗎？其

實他們都是墮落了的人，但她們也不見得都是自甘墮落，都是自甘犧牲。

他們的清白任人玩弄——任他們百不相識毫無愛慕的人玩弄的。她們都不過是因為生活艱難，所以才不惜把自己的頂可尊貴的人格喪失了。我想假使她們多得兩升米，有錢子弟少得幾個錢，天下決不會有這樣悲慘不可名狀的人格買賣底穢跡！

食客 這種現象我倒覺得是人類必然的要求，太古時候貧富本不懸殊，但是男女

們雜婚野合，當時的淫風，恐怕比現在更穢亂得凶罷！

仲子 那個却又不同；那時是憑愛慕的結合，現時的只是憑金錢的結合呢。她們

這些女子受金錢底魔力，熬盡肉體上的凌虐。她們的精神大都隨着她們的

肉體，腐爛了，還能說得到快活上來嗎？你所說的貧窮的獵師不能享受精神上的快活也正是這個貧富問題底結果呢。……

聶政自右手登場，在橋頭躊躇一回，走向酒店。

仲子（驚起）嗶呀！聶政兄！ 軋深井里的聶政兄！

聶政 哦！真是奇遇！我正是特來拜訪的。

食客 我們思念你都不知道什麼似的了，真是奇遇。

少女自廚中出視。

仲子（向少女）我們來了一位遠客，請你替我多備一份杯筷呀！

少女應聲入，三人在酒座上席地而坐。

仲子 唉！真是奇遇了！不想在這兒遇着您！

聶政 我正在躊躇。正想向這酒店來叩問您的住所呢。

仲子 我的家莊離此本不遠，我們是才從打獵回來，因為稍稍有些疲乏，在此想



小飲一杯。你來得真是好了，我們在此先替你把酒洗塵，慢慢再回家去罷。

食客 聶兄！我們一別到不知不覺地已經三年了呢！

聶政 可不是嗎？三年的光陰真是容易混過！

仲子 往日不見，一日就好像三年；今日相逢，三年却只同一日。我們從前登堂拜母的時候，不是好像昨天一樣的嗎？老伯母可還康健？

聶政 母親已經過世三年了。

仲子 呢呀，怎麼說！

聶政 母親就在那年冬季，偶患傷寒，好像是吃錯了醫方……

食客 醫生底功德真是不小！世間上算幸好有了他們，不然怕會有人滿之患。

仲子 你這人真是信口雌黃，難道老伯母是該死的嗎？

食客 呢呀，呢呀，聶兄，望你恕我唐突！

聶政 好說，你的話到是至理名言：我想所醫殺人怕比戰爭還要利害！

（濮水中男女合唱聲）

（風） 余所進求者，

竟爲汝所戕。

誓將撲滅汝，

恨汝太輝煌。

（火） 祇怪撲燈蛾，

焉能怪得我。

伊亦有眼睛，

當知我是火。

（蛾） 明知君是火，

甘向火懷栽。

軀壳成焦炭，

寸心始可灰。

食客 聶兄，你聽怎麼樣？

聶政 久聽說濮陽的民俗風流，真是名實相符了！

食客 此刻還早，一到晚來，滿河都是畫舫遊船，清歌淺唱，真正是別有天地呢！回頭去觀光一下，我看也是好的。

酒家母女運食案出，一人一案。

老婦 人手少，貴客們太久等了罷，對不住得很。女兒，你替貴客們斟酒。

少女 (忸怩) ……

聶政 我們自行斟飲的好。

仲子 不錯，我們自行斟飲的好。

母女退下庭中紡車。

食客

我是快性人，是不會講什麼禮節的。古人飲酒的時候，要唱詩來助酒，我覺得這種禮節到是有點意思。待我此刻也唱首詩來助酒罷。（乾盃，唱）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仲子 這首適當的好詩算虧你尋出了。

聶政 （乾盃，唱）

「子之還兮 遭我乎孺之間兮

並驅從兩肩兮 揖我謂僮兮」

仲子 （同上）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 與子偕滅」

聶政 (全上)

「子之昌兮 遭我乎猶之陽兮

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賊兮」

食客 (牛飲) 啊，今日真快活殺了！待我還想首什麼來唱唱。

仲子 唱多了。總覺得怪煩膩人，我看不必了罷。

聶政 不錯，我們還是清談的好。

食客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我也只好「吾從衆」了啦，哈，哈哈……

三人唱飲間，母女時時傾耳諦聽。少女時時偷窺聶政，須表示有幾分愛慕之意。

食客 說起來，聶兄，令姐可還安泰嗎？怕已經於歸了吧。

聶政 承你過問，謝謝。姐姐還不曾適人，家母在日因為奉老親；而今家母逝世

才滿三年，所以還不會說到婚事上來呢。

食客 聶兄，你今年多少貴庚了。

聶政 剛才入冠。

食客 那麼令姐不是上了二十了？

聶政 家姐和我是一胎雙生的。

食客 哦，那麼是同年了。（女子合唱聲起）唉，又來了那一羣。

遊女一羣復歌舞穿場而過。

儂木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食客 呵，有點令人難得忍耐了。聶兄，你好不好同去觀光觀光？

仲子 誰肯同你一道去！你一個人去嗑些冷風，把你骯髒的肺腑吐乾淨來吧！一拿着酒杯便成醉鬼。

食客 噯，我又並不會叫你去。你們不同我去，怕便沒人同我去了。（起身向庭中母女）好媽媽！好妹妹！你們同我一道去玩罷。

老婦 好是好，怕冷落了他們兩位顧客呢。

仲子 不打緊，你們能丟手去，去去也好，我和聶先生還有要緊的話要說。

老婦 那麼我們就失陪了吧。女兒你去。

少女 我不去。

食客 好姑娘，去去好呀，去去好呀！不去我要拉你去了！（強拉少女手，少女

振脫之，一人跑進廚里。）

老婦 那孩子是不識抬舉的，真沒辦法啦。就讓我陪你老去吧。二人走出酒店。

食客 我們去划划船怎麼樣？

老婦 到是別處玩的好。

食客 那嗎我們往那邊去走走。

仲子 他們走了，我們更好傾談，這兩年來我真是時常都在想望你的。

聶政 母親在的時候，我總不忍出遠門，現在我的身子自由了，我可以一心一意

地報答我的知己。我記得當年你不是說過有什麼事件要須我的微力。

仲子 好的。我在此不妨向你說出了罷。子政，你是知道的。我從前和韓國的宰



相俠累曾經同過事。我們同是韓侯的家臣，也可以說就是韓侯的左右二勝。那時晉國的大權操在韓趙魏三家的手里，晉國的公室是微乎其微。我主張三家不要分裂，該盡力把晉國保持着，要是可能，就廢棄晉君恢復古代的選賢制度也可以，但是三家決不可以分裂。因為分裂了我們便不足以抵抗西方的強敵秦國和北方的異族狄人。然而俠累和我卻立在反對的地位，偏偏主張三家分晉。三家把晉分了，他又慫恿着韓侯與趙魏兩家不睦，時常鬧着內戰。像他這種人我覺得簡直是種國賊，因此我有一次在韓侯面前便拔出劍來砍他，但不幸沒砍中。但我就因為這次得罪了韓侯，才逃到這濮陽地方來。三年前我來找你的時候，便是希望你幫助我，來除這位國賊。我知道你是嫉惡如仇，而且很勇敢的人，所以我專誠來求你，但沒有想出你同時還是一位孝子。但這三年以來俠累那位先生是愈鬧愈不成樣子了。他竟主張和秦國聯絡，借秦國的力量壓迫自己的兄弟趙國和魏

國，更想進而壓迫齊國和燕國，想與南方的楚國爭雄。你想，這樣人我怎能忍耐呢？強暴的秦國一天一天的跋扈起來，以六國的力量聯合起來恐怕還不足以抵禦它，而俠累這位先生公然還要分化內部，引狼入室。這樣的人豈不是不僅是三晉的罪人，而且是天下的罪人嗎？

聶政是的，聽你這樣說，覺得這俠累實在是罪不容誅。但不知道有沒有可以和他接近的機會。

仲子說來真是湊巧，就在這幾天內，恰恰是有這樣的好機會的。我打聽得俠累與秦國勾通，不久秦國便要派遣使者來，在東孟地方和俠累相會。這一相會必然又是助長內戰的原因，這如不加以破壞，將來又會要弄得兄弟鬩牆，生民塗炭。所以我很想就趁這機會去解決他，沒想出你老兄就在這時候走來了。這豈不是機緣嗎？

聶政東孟之會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實現？

仲子 大概只有三五天的光景。

聶政 東孟離這兒可以幾天的路程？

仲子 晝夜兼程地趕着走，大概兩天可以走到。

聶政 那嗎，事不宜遲，我現在不能在這兒久留了。（起身作整理行裝勢。）

仲子 又何必如此性急！請到我家去休息一夜，待我多選些力士隨你全去，豈不萬全嗎？

聶政 那卻不然。我們舉事：第一時機不可失，第二人手不宜多。人手多時，反而坐失機宜。便是你要同行，我也願意。方才那位食客，我也望你別和他講。我此刻便起身。（起束行裝。）

仲子 （脫佩劍）我既不能和你同行，我願我這把寶劍能夠和你共命！

聶政 （亦脫佩劍和轉受）我這把寶劍和我形影不離的十有餘年，也請你把它作爲永遠的紀念罷！

二人換劍畢，仲子傾囊中金於案上，提食客所荷長矛隨聶政步出酒家。

仲子（呼出）噫，都到那兒去了？

少女自廚中出，同時老婦和食客亦從橋頭趕回。

老婦 貴客們要回府了嗎？

仲子 是的，我們是要回去的，（指着聶政）但是我這位朋友因有緊急要事，此刻便要往韓城去呢。

食客 怎麼？才相逢又要別離了嗎？

老婦 真的呢！怎地這麼着急呢？

聶政 我本想多住幾日，但是有事在身，總覺不能開心，等我轉來時再會罷。是的，我是要趕路的，這背囊揹着反轉累贅，我索性就寄存在媽媽這兒，等我回來的時候再來取。（解囊授老婦）

老婦（接收背囊）好的，我一定要留心地保存着。

少女默無言，赴水邊手折桃花一小枝，回頭向聶政跑來。

少女 聶先生，你轉來的時候，怕這桃花都已經謝了，請你把這枝花代了去。

聶政（受花插胸上）好姑娘，你真可愛，我回來的時候，一定要把你喜歡的東西代些回來。

食客 哦，哈哈，小姑娘真是聰明，說的話兒真是有點意味啦！聶政兄，請你把這枝花代了去。（指少女作調笑勢。）

少女面色暈紅，匆匆跑回酒店。

聶政向諸人揖別互道「再見」，自左翼下。

老婦 貴客們，請再回小店去坐坐罷。

仲子 不，我們打擾久了。案上稍稍放了些酒錢，不成敬意得很。

老婦（鞠躬）時常多謝貴客們，我們一輩子都不能報答萬一呢。下次請再來小店光臨。

仲子 下次再來打擾。

老婦鞠躬退回酒店。

仲子授長矛於食客。

仲子 你呀，你這輕薄的傢伙，何苦要取笑她那樣嬌小無猜的孩子？

食客 噯，說說笑話，便算是輕薄，世間上那有你這麼四隻角的人，噯！

仲子 總之，你的心胸肝五臟是應該痛加洗刷才行呢！

二人從橋上下。

(幕)

第三幕

東孟之會

離宮中的便殿，堂上有樂隊，堂下警衛森嚴。

韓哀侯坐堂上正中，有嚴裝的宮女侍側。

幕開時，俠累正行至階墀伏地稟奏。

俠累 啓稟君侯，秦國的使臣已經來了，候君侯傳見。

韓侯 你去傳他進來。

俠累 遵命。（起身向左翼下）

堂上奏樂。

俠累導秦使入，秦使戎裝箭袖，後有二武士相隨，一抱白璧一雙，一抱戎衣一襲。

俠累與秦使昇階，二武士佇立階下。

秦使與韓侯行賓主相見禮畢，音樂停。

秦使與韓侯分庭坐，俠累侍韓侯側。



韓侯 貴使遠臨敵邦，敵邦上下都不勝榮幸。敢問秦王近來可還康健？

秦使 承韓侯下問，下使亦有光榮。敵國君主亦甚關心韓侯健康，來時曾命奉獻白璧一雙，戎衣一襲，敬獻韓侯釐下。（揮武士二人上階。受璧捧獻於韓侯，韓侯受之，轉授於侍者。秦使復獻戎衣，使累代受，亦轉授於宮女。武士仍退至階下。）

韓侯 承蒙秦王這樣厚愛，實在是十分感激。我在名分上雖然是韓國的君長，但在事實上實在是秦國的外臣。秦國有事於中原的時候，我一定要悉索敵賦以爲秦王的前驅。

秦使 秦韓是唇齒之國，實在是要相輔相助，然後才能共存共榮。山東諸侯時常鬧着內戰，貴國常常當其衝，敵國君長常以爲念。來時，君長曾親自對我說，要我報告君侯，「萬一韓國有一旦的緩急，秦王願率所部，效命疆場，以保衛韓國。因爲秦韓一體，保衛韓國，也就是保衛秦國了。」

韓侯 這真是不勝感激的事體。

堂下左隅有劍戟擾攘起。侍衛均警惕。

俠累 (向堂下侍衛) 你們走一人去看是什麼事情，叫他們要保持肅靜。(侍衛一人下。)

劍戟擾攘聲愈烈。侍衛惶忙回來。堂上堂下頗生動搖。

俠累 是什麼事體？

侍衛 是秦國使者隨從，提着寶劍，闖進了離宮來，說是奉了使臣的命令，要到韓侯面前舞劍。警衛的擋着不讓他進來，他便逢人便砍，現在已經砍死了不少的人，直向便殿趕來了。

秦使 這，這，沒有這樣的事。

俠累 我看，這是陰謀，你們先把這三個人警戒起來。

侍衛簇擁上前包圍秦使與武士二人，各各拔劍抵禦。正爭執中，聶政挺劍

由左翼上，裝束與秦武士相同。堂上堂下亂成一片，聶政上階直趨俠累。你這鼓動內戰，媚外求榮的中國的罪人，現在是你的末路了。

俠累勢迫，擁韓侯以自衛，聶政一劍刺去，俠累與韓侯同時倒地。此時秦使與武士二人已伏屍於階墀上下。衆侍衛向聶政湧來。聶政以一人身當衆敵，殺傷頗多，將少數殘敵向右翼殺退，挺劍追去。

堂上樂手和侍女們擁護着韓侯和俠累。

侍女之一（擁護着韓侯）韓侯已經沒有氣了。

侍女之二（擁着俠累）宰相却還在喘氣啦。

侍女之一 那刺客的劍法真厲害，刺穿了韓侯的胸膛！

侍女之二 又刺穿了宰相的頸項。

俠累（頭部與胸部流着血，面如土色，喘着將要斷命的氣）你，你你們拿點冷

水來給我啣……

此時左翼有士長一人率一羣士兵趕上，由右翼復有剛才退下去的侍衛二人跑回。迎頭在舞台前面相遇。

士長 刺客逃向那兒去了？

侍衛之一 他已經死了。

士長 怎的？是你們把他殺死了的嗎？

侍衛之二 是他自殺了的，殺得奇奇怪怪的，把自己的眼皮鼻子耳朵都割了，然

後才自己刎了喉。

士長 這一定是位內奸，你們有人認識他的嗎？

侍衛之一 誰也不認識？

士長 他表白過他的姓名沒有？

侍衛之一 沒有，只是在死之前對着我們說過一篇大議論。他說都是宰相不好，好端端的晉國本來是我們中原的擎天柱，他要鬧什麼三家分晉，鬧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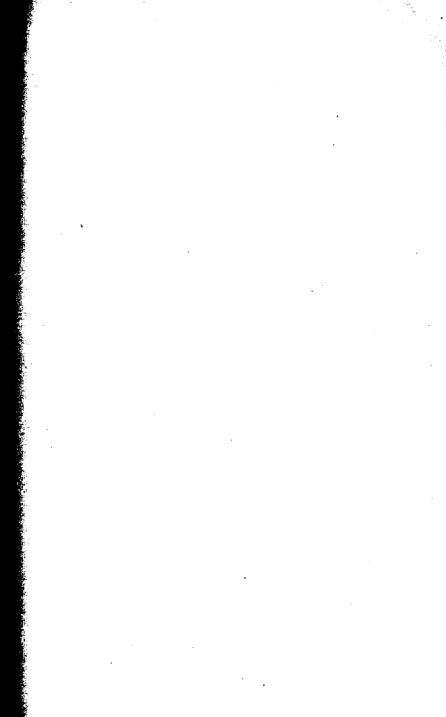
內戰來。晉國一分裂了，於是乎秦國便抬起了頭來，時常侵凌我們，成爲中原的大患。宰相他又不得團結內部，反轉去向秦國求和，教我們的君侯向秦國稱外臣，把我們全國的人都化了奴隸。他說那媚外求榮的宰相俠累，才是中原的大漢奸呢！

士長 哼，有這樣的道理？宰相呢？

侍女之二 宰相在這兒，快要斷氣了。

俠累 冷水還沒來嗎？我也等不及了。我現在要向你們說出最後的話。烏之將死也其鳴也哀，人之將死也其言也善，剛才所報告的刺客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我自己愛樹立黨派，愛爲自己的一黨一派的私利鼓動內戰，是我把晉國害了，也把中原害了。我聯絡秦國實際上是引狼入室。但我是失敗了。我勸你們以後，千切不要再從事內戰，千切不要依仗外來的勢力以圖自己的安全。我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呵。……（斷氣）

（幕徐下）



第四幕

濮陽橋畔

佈景與第二幕同。

濮水橫流，兩岸遍栽桃柳，桃花將殘謝的時候。

正中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見，此端右側有碑題濮陽橋三字，左側酒家一。酒家中右三分之二爲座場，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左三分之一前半爲廚場，後半爲內室。

廚中酒家母女二人對坐紡車，母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母 啊，這向的生意真是冷落啦，簡直一天不如一天了。

女，人在好生做生意，生意偏要冷落，那也怪不得甚麼。

母 怪不得甚麼？就要怪你呢：你的身分可拿夠了。

女 姆媽，你那怎麼怪得我？難道你要叫你女兒學那不三不四的妓女嗎？

母 並不是要叫你學甚麼妓女，有客來了，你好生殷勤地招呼一下，替他們斟斟酒，這又會丟你甚麼面子呢？



女 不過呢——

母 像我年青的時候，我的爹爹還在，他一天好酒貪杯，甚麼正經事務也不管，店裏的事情就是全靠我一個人經手的。前幾年我們的生意還很興旺，這幾年我一老了，生意便做不行了。

女 怕是這幾年世道不好的原故罷？

母 那有那麼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亂，人是愈喜歡吃喝的。像我活了這三十四年，那一年的世道又平靜過呢？別人家的生意都好，只是我們做不來。

女 姆媽，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

母 你曉得，爲甚麼不體貼我的意思呢？

女 不過我做不來。加以這兒的人太不好了，見了姑娘們便要做些不好看的模樣。男子漢我最恨的。

母 你最恨的？前兩天那位葛先生路過這兒的時候，你又不見得恨啦。臨走的時

候你不是還送了他一枝桃花嗎？

女（羞紅起來）我從今天起就照媽的意思做罷，我甚麼人都去殷勤他，等人家也把我當成妓女！

母，你總是這樣。誰敢把你當成妓女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妓女？你要曉得，我這樣教你，也是爲的是你呀，娘老了，就只有你一個女兒。

女 我也不想你老母親要爲我做甚麼，你老母親如果死了，我就到外鄉去討口也不要緊。

母 這樣說來，你是在咒我早死啦！

少女無語，拋去紡車，氣沖沖地向內室走去。

母 你這樣是把我當成了甚麼人在看待的呢？我是你的親生的父母呢！啊，我要是死了，你纔曉得好歹。

漢水中遊船盪槳聲由遠而近，又是一片男女合唱的歌聲：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流水。

歌聲至酒店欄外時，有人伸出頭來，舉起一個酒瓶向老媽索酒。

遊人 媽媽，請你打兩斤酒給我們。

母 (起去應付) 好的，你們怎麼不請進店來坐一坐呢？

遊人 在這河裏面一面划船一面喝酒，滿好的。春姑娘怎麼不見呢？

母 那丫頭又和我鬪氣了，像那樣出不得世的人真沒法。

遊人 好的，再隔兩年總會好的，花還沒有開苞的時候總是不肯見人的啦。好了，請了，這是酒錢。

母 謝謝你。

遊人 退去，酒家母復回廚中紡車。水中盪槳聲與歌聲又由近而遠：

儂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

化爲春水溶。

水漲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娘死儂心頭。

母 春姑，你總不出來嗎？你到底要同娘作對到幾時呢？……你紡了半天的線子，連半錠也還沒有紡好。……哎，這如今的女人們真是了不得，一點本事也沒有，專會和大人們淘氣。……別人家說你還年青，其實你已經不年青了，福氣好的人像我是應該抱孫兒的啦。……自己不會打算，娘也把你沒有法子。……

聶婆，着男裝自右手登場，在橋頭躊躇一忽，走向酒店去。

酒家母見聶婆，驚喜着叫出。

母 喂呀，聶先生！你就從韓城回來了嗎？

婆 「疑惑」我不是……

少女自內室中走出，凝視着聶婆。

母 哦，你不是。你沒有走到韓城就回來了嗎？請坐，請坐，口怕走渴了，肚子也怕走餓了，春姑，你趕快備點酒菜來。

酒家母肅聶婆就坐，少女在廚下準備。

婆 （疑惑不定地）好媽媽，你怎麼會認識我呢？——

母 噯，怎麼不會認識，你在這兒和嚴仲子喝酒，不是纔不久的事情嗎？我怎麼會不認識？我還沒有老得那麼糊塗呢。你沒有走到韓城，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婆 我？我是從齊國來的，從齊國的軹深井里來的。

母 是呀，這我們前回就曉得的了。我問你的是走到甚麼地方回來的呢？你前回不是纔走向韓國去的嗎？

少女捧酒食來。

女 姆媽，你認錯了人，這不是那位聶先生呢。：：：

母（呆視着）哦哈，真個是有幾分不像啦。那位聶先生要壯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間不想竟有這樣相像的人！前幾天纔有一位聶先生也是軋深井里的人走到這兒來過，不留心看的時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樣啦。

婆 媽媽，真的有那樣的人來過嗎？他是不是單名叫着聶政的呢？

母 啊，是的，是的。我聽嚴仲子他們正是這樣稱呼他的。他那天因為天氣熱起來了，還留了一件衣裳的包裹在這兒，說等回來時再來取。春姑，你去取出來，讓這位先生看一看罷。（春姑走入內室。）他那天走到我們這兒來，也恰好是正午的時候，剛好遇着嚴仲子他們正在我們這兒打尖，想不到他們纔是絕好的朋友呢。他們在我們這兒喝了一會酒便分手了。那位聶先生是你先生的甚麼人呢？兄弟？

婆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母 哦哈，怪不得你們這樣相像——連說話的聲音也差不多，不過你的要比他清秀

一點。

婆 我們是一胎生下地來的雙生子，小的時候在家裏，連父母都有時認錯的。

（春姑捧衣包出，聶婆檢視。）這正是我兄弟的衣服，這些都是臨走的時候我替他摺好的。

母 怪不得，怪不得。好。你先生請喝些酒罷。

婆 不，我不喝酒。饅頭假如便當的時候，我想吃些饅頭。

女 好的，今朝剛好纔蒸得有一籠肉心饅頭的。（到廚下檢饅頭來。）

母 稍微喝點酒不要緊罷？

婆 不的，我一點酒也不喝。

母 那真難得。像我們這個地方男子要找不喝酒的人恐怕要和魚兒要找不喝水的  
一樣啦。你先生想來是曉得的，我們這個地方風氣很不好，沒有女人和酒是



沒有天地的。像這兒的濮水河裏每天每晚都有無數的游船搖盪着的呢。你聽，他們唱的就是那些腔調。

（濮水河中男女合唱聲：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酒，

使我是時常酣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兩座坟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婆 其實隨處都是這樣呢（少女捧饅頭來）。媽媽你要曉得，就是這些饅頭在作怪的，有錢的人吃了饅頭沒事做，沒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饅頭，這幾年我們中國隨處都鬧成這個樣子了。

少女 是的呢，我媽媽就因為要吃饅頭，差不多要把我拿去賣了。

母 噯喲，你真會誣枉人。我何曾說過要賣你呢？（向聶婆）先生，你要曉得，我這個丫頭是奇怪喲。我們開小店的人家，有客來了原是不能不應酬的，只她偏好像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客人來了，她不惟不去應酬，有時她反轉要得罪人家；她一點也不識趣，甚麼事情都推在我的身上。先生，你看，我們這樣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見些世面，萬一我一作古了的時候，她豈不會餓死嗎？她那樣的誰個肯要呢？

少女 沒人要也不要緊，我就餓死也不願和我不喜歡的人應酬的。（退去紡起線來。）

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這樣的脾氣，一說就和我鬪氣了，像先生是初見面的人，她一點客氣也沒有。

婆 不客氣正好呢。這位妹妹真是很真率。

母 噯喲，先生，你不要褒獎她了。前回就因為令弟聶政先生，獎過她幾句，她竟高興得連神魂都顛倒了。一時對我說要想到韓城去，一時又對我說等聶先生回來了要跟着到你們那兒。她這一向連紡線子也沒心腸呢。

少女 姆媽，要你纔會誣枉人啦！

母 我要誣枉你做甚麼？我想你既是那樣喜歡聶先生，就在聶先生的這位哥哥面前直說出了，請他作個主，等聶先生收你去做個丫頭，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願呢。（回向聶婆）啊，聶先生，像她那樣的女兒，怕高攀不上罷？

婆 （含笑地）那有那樣的事體。不過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韓城去向他說，或者等他回來再慢慢商量罷。姆媽，我兄弟到韓城去住在甚麼地方你可

曉得麼？

母 這要問嚴仲子家裏人纔知道呢。嚴家離我們這兒不遠了，沿着這濮水河的上流走去，有一里路的光景。那仲子先生平常是愛打獵的，愛到我們這兒來，這幾天却不見出來了。

婆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家裏去探問去。

細細地吃起饅頭來，酒家母退出店外掃地。

濮陽橋上流出一片琴音。

一幼女年可十一二，攜一盲叟年五十以往，自橋上走出，盲叟抱琴一張，至酒家前，幼女扶盲叟坐簷階上。

幼女（向酒家母女哀求）媽媽姐姐們，你們可以叫我們唱隻曲子麼？

母 你很會唱的吗？

幼女 會的。

母好，那就請你們唱一隻罷。

盲叟彈起琴來，幼女曼聲唱歌：

在昔有豫讓，乃是義俠兒；

初事范中行，其名無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國士之。

智伯伐趙襄，三家分其地，

趙襄添智頭，用以爲飲器。

豫讓逃山中，報仇思所從。

變名爲刑人，入宮塗廁中。

趙襄如廁時，不覺心中動。

執問塗廁人，豫讓乃自供。

欲報智伯仇，故變名爲傭。

左右聞讓言，皆曰斬殺之。

趙襄曰義人，吾謹迴避耳。

豫讓復漆身，吞炭爲乞兒。

行乞見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見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讓乎，胡爲殘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質爲趙臣。

趙襄必幸汝，何事不能成？

讓已不能言，只是淚縱橫。

途上書五字，不能懷二心！

襄子臨當出，騎過邯鄲橋。

乞兒出橋頭，對馬揮長刀。

馬驚襄子笑，此必塗廁獠。

執之果豫讓，襄子怒爲消。

不忍殺君身，君義已云高。

豫讓自斫指，血書在橋頭。

願斬君之衣，以報智伯仇。

襄子下馬來，脫衣授其手。

豫讓斫其衣，還刀自刎頭。

十爲知己死，義氣耿千秋。

母 唱完了嗎？唱得真好，真好。

幼女 唱完了，還好唱一隻麼？

婆 小妹妹，你們請吃些點心罷。（把剩餘的饅頭都獻給父女兩人，酒家少女亦

新添饅頭一盤加上。）

幼女 多謝你們呢，賢惠的先生，賢惠的姐姐。（取饅頭兩枚授盲叟。）爹爹，  
你請吃點饅頭。

盲叟 （盲目中流出些眼淚。）啊，真多謝你們。我們從清早到此刻來，一點東  
西也還沒有吃過的。

母 老老，你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盲叟 我們是從韓城來的。我們本是南方的人。



母 你們要到甚麼地方去呢？

盲叟。那我可不曉得。我們奔走江湖的人，就和秋天的雁鵝一樣，過一路唱一路，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們便把牠編成歌兒來賣唱，冷天來了的時候向南邊走，熱天來了的時候又走到北邊來，我們走的方向是沒有一定的呢。

母 像你老這樣的人聽得的有趣的事情當然是很多的了。

盲叟 是的，我們地方走得多些，也就有這些好處。雖然我們在路上不免日曬雨淋的辛苦，我們有時候又免不掉要餓，免不掉要寒，但我四處聽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來，或者在山林裏走的時候，或者睡在那兒的橋下聽着河水流着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就給小鳥兒唱出歌聲來的一樣，無心無意便把牠編成了曲子。那時候真是再開心沒有的呢。不過這些年辰世風也變壞了，連我們可以編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幼女 爹爹，韓城的那件新聞不是很好嗎？

盲叟 啊，是的，是的。我倒忘記了。我們從韓城動身的那一天真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聶婆（忙向盲叟探問）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女（同時）老老，你快對我們說罷。說罷。

盲叟 事情是這樣的。說是韓國的國王和宰相，那天正在朝庭上接見一位那一國的使臣的時候——是那一國的使臣呢？我們倒不曉得啦。

幼女 說是秦國的呢。

盲叟 齊國？

幼女 不是，是秦國呢。

盲叟 唔秦國。管他秦國也好，齊國也好，就算是秦國的罷。那天韓國的國王和宰相正在朝庭上接見秦國的使臣的時候，那時候庭上庭下四圍都是衛兵。保衛得異常謹嚴的。聽說有一位年青的漢子提着一把寶劍，挺着身子一直

闖到朝廷上去，衛兵擋也擋不住他，有的只以爲他是秦國的使臣的侍衛，便讓他上了朝廷。但他一上了朝廷的時候，他仗着寶劍便向韓國的國王。幼女 不是國王，是宰相呢。

盲叟 我還沒有說完啦——仗着寶劍便向着韓國的國王左手邊坐着的宰相俠累跑去。他一劍就刺穿了宰相的胸膛，宰相拚死地跑去抱着右手的國王，（做出姿勢來抱着自己右邊的幼女。）想把那國王做擋劍牌，但他沒有想到那漢子再刺一刀，便把國王也一道結果了。

酒家母 哦哈！好刀法！又怎麼樣了呢？

酒家女 衛兵們該沒有動手嗎？

盲叟 那個還敢動手！動手的被他殺死了幾十個人，其餘的人有的駭呆了，有的駭跑了。呆了的看着那位漢子只是向着他們發笑，好像還說了些甚麼——說了些甚麼你還記得麼？（回顧幼女）

幼女 我也不記得了。

盲叟 記不得也不消管他。不過頂奇怪的是那一位漢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寶劍來割下了自家的上眼皮，割下了自家的嘴唇和鼻子，兩隻耳朵也割去了，一個面孔割得不成個形狀了，然後纔一刀，（做出手勢來）一刀割斷了自己的頸子，又纔倒下去死了。（自己也倒了一下）

聶婆 （哭叫起來）啊，天呀！天呀！這一定是我的兄弟聶政呀！  
餘人均驚愕無所措。

盲叟 （回向幼女）講這話的是一位姑娘嗎？——

幼女 爹爹，是一位先生呢。

聶婆 （如前）嚴仲子早就託過我的兄弟，要他替他報仇，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了。

盲叟 先生，你不可這樣輕率呢！韓城懸着告示在徵求他的姓名，徵求他的家族。

呢！萬一果真是令弟的時候，那先生是脫不掉干係的。

聶婆 是的，他就是顧慮着我，所以纔那樣殘酷地把自己毀壞了。前三年嚴仲子就來找過我的兄弟，那時候因為我們母親還在，所以我兄弟沒有立地許他。這回他又顧慮着我，竟那樣地自殺了。他的面孔和我相同，他怕的是人家畫出圖形來尋出了他的姐姐。啊，我難道還要苟全性命，使我的兄弟永遠沒有人曉得嗎？——啊，兄弟嘯，兄弟嘯！我英勇而可憐的兄弟嘯！你姐姐隨着你來了！你姐姐隨着你來了！起身欲行，酒家母挽勒之。

盲叟 哦，姐姐！

酒家母 先生，你是發了癡嗎？你是發了癡嗎？

聶婆 哦，媽媽，我糊塗了，（探囊金付賬）這是我的饅頭錢。

酒家母 不是說錢的事呢，你一會兒哥哥，一會兒姐姐的，你發了癡，要往韓城

去尋死的嗎？

聶婆 媽媽，你放了我。我現在也不怕甚麼了。我穿的雖是男子的裝束，但是我實在是個女子。我這穿的衣裳是我兄弟小時候的衣裳，你看這不是很短的嗎？你看我的耳垂呢，這是有耳墜眼的。你再看我這頸子罷，你看我這平滑的頸子。

盲叟（點頭）唔唔，還有聲音也是聽得出的。

酒家母 啊哈，是那樣的！那你是更不能走的了！你一個女人要走多麼遠的長路，便在路上也很擔心呢。

聶婆 那倒不要緊，我雖然是個女子，但我不怕甚麼的了。人到連死也還不怕的，還有甚麼可怕的呢？

酒家女（始終掩泣着，至此始進前挽着聶婆。）姐姐，你可許我稱你是姐姐罷？——姐姐，我要跟你同去？

聶婆（鎮靜地）爲甚麼呢？你這怎麼能夠呢？

酒家女 能夠的，我要去跟着姐姐去一道死！

酒家母 噯喲，你也發了瘋了！

女 姆媽，我並沒發瘋，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陽還要清醒的。我的心是已經許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我就替姐姐做個丫頭，陪着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願。

母 你心甘情願？

女 是的，姆媽。你女兒心甘情願地要跳出這兒的火坑了。像這兒的這樣淫蕩的地方不是你女兒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兒住在這樣的地方，比死還要危險呢。

母 你定要去嗎？

女 是的，我定要去。

母 你那樣怎麼好去呢，你一箇年紀青青的女子？

女 我要學姐姐一樣改換男裝的。（取聶政表示聶婆）姐姐，聶先生這套衣服好

讓我穿罷。

聶婆（躊躇着）你這怎麼使得呢？

女 我想來不會有甚麼不可吧？

聶婆 你去下你媽媽一人怎麼過意得去呢。

女 唉，媽媽沒我倒反怕快樂些，自由些呢。媽媽的年紀還沒有多麼老的。我自已是連父親姓甚麼，也無從知道的人……

母（哀婉）啊，你沒用講罷，你沒用講罷。處在這樣的地方，你媽媽成了這樣，也是迫於不得已的呀。一家沒有一個人扶持，要全靠一個女人撐紮呢。

……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家的。留你在這兒，結果終怕和我是一樣罷？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萬一死的果是聶先生，那



你也可以成爲有名的烈女。萬一死的不是聶先生，那你將來如能夠跟了他，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你就借聶先生的衣裳來穿上罷。你來試試這衣裳的長短。

少女無言，母親將男衣替她披上。衣太長，掃地。

母 這套衣裳太長了，不趁身呢。聶先生，你那套要短些，給她換穿一下好麼？

聶婆（躊躇着）那怎麼可以呢？

母 好的，不用躊躇。我女兒的志向是滿好的，你請玉成她罷。

聶婆（仍然躊躇着）……

母 不用躊躇罷，好，我們大家進房裏去。（引聶婆前行，女隨後同入內室。）

幼女 讓我也去相幫一下來。（跟着三人進去）

盲叟（自語紆徐地）啊，老人活了一輩子，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說不多也有好幾十件，但再沒有今天遇的這樣稀奇了。古時候有甚麼娥皇女英的故

事，但今天的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來還要趣得十倍呢。兩位女子爭着要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後就專心唱出這曲歌來，也就可以使我這剩下的殘年有點意義了。……好，再吃一個饅頭罷。（又吃起饅頭來。）……

濮水中歌聲復起：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盲叟

（傾聽着）唔，唔，這些歌辭也是很難得的啦……「儂本枝頭露，君是春之陽。」（曼聲仿學兩句）——啊，不行，不行。我要唱這樣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當得在清早的時候早乾，人當得在年青的時候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時候，沒有殺死得那兒的一位國王，再來割斷自己的頸子啦。哎，桃花落地的聲音都可以聽得見呀。……

聶婆及其他諸人由內室走出。

酒家母

（向聶婆）先生——啊，還是叫甚麼的好呢——

酒家女

姆媽，還是叫先生罷，我們已經不是女子了。

酒家母 好，先生，我這個小兒就讓給先生管束。先生要叫他死也儘管叫他死，要叫他生也儘管叫他生，他能夠隨着先生生死，他是不枉生了一世；我也樂得人家稱讚說：一隻野鷄生出了一匹鳳凰呢。好，你們就請了。

酒家女 （哭抱着她的母親的頸子）姆媽！……

聶婆 （躊躇着）噯，我看春妹妹你還是不要去罷。

酒家母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她那一番雄心我們不可以使她挫折，我也悔我年青的時候是自己誤了的呢。

酒家女 （振作起來）姆媽，我體貼你的教訓。我就死，也要不辱沒我的母親的。

母 好，你們可以去了。也要走好兩天纔可以走到韓城。

女 （向聶婆）好，姐姐，我們就走了。

聶婆微微點頭，被春姑攙扶着，徐徐向橋上走去。

酒家母與盲人父女均佇立着望送。

聶婆與春姑行至橋頭，回過頭來向衆人默禮一下，向橋上隱去了。

盲叟（佇視有間）啊，去了，去遠了，連腳步的聲音都聽不見了。……好，我

們怕也動身走了罷，玉兒，你向媽媽道謝了，我們走了罷。

幼女 媽媽，我們多謝你，我們走了罷。

酒家母（淒涼地）你們也要走了嗎？

盲叟（動起步來）是的，我們也要走了。我們的生離也就和她們的死別一樣，

我們這一次離開，誰個能夠說，我們能有再見的機會呢。

盲叟抱琴，幼女攜其手徐徐向左手走去。走到將要下場處，酒家母呼喚他

們轉來。

酒家母 彈琴的古老，你請轉來罷。

盲叟 好的，你還有甚麼吩咐麼？

幼女又徐徐引叟轉來。

酒家母 老老，你就留在我這兒罷。你的女兒就當做是我的女兒一樣罷。啊，我

是不能離開你們。

急湊地擁抱着幼女啜泣起來。

盲叟的凹陷着的眼眶中滿滿地含着兩眶眼淚。

閉幕時濮水河中的歌聲：

薄花生樹，

雙鶴高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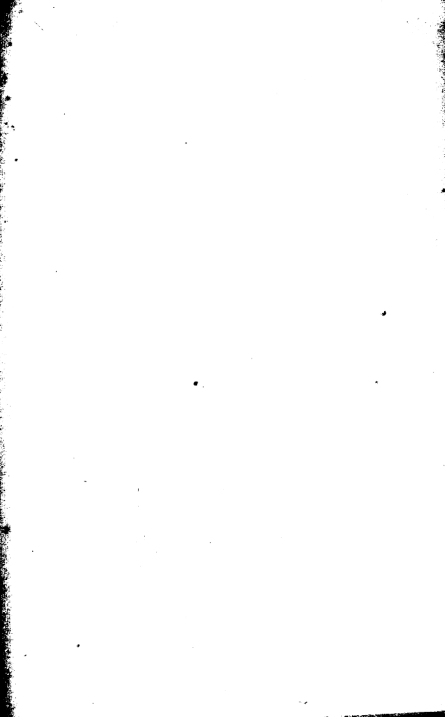
眷懷伊人，

我心傷悲。

雙鶴高飛，

薄花生樹。  
不見伊人，  
我悲誰訴。

——幕徐徐下。





第五幕

十字街頭

黎明時分的韓市，市上猶餘燈火。天色漸漸分明，燈火漸漸熄滅，時聞雞聲。

孫政屍袒陳於左側，衛士二人（甲乙）酣睡於屍旁，鼓着鼻聲。死後懸一木牌；上面榜書：「大盜刺相兼君，毀面屠腸，不知姓氏，爰暴之市廛，知者賜以千金。」

右側有帳篷一。

衛士二人（丙丁）執長矛，腰間懸掛牛角一隻，一面搓着眼睛，一面從帳篷中走出。

衛士丙 丁，那兩位東西也就給死了的一樣啦。

衛士丁 （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半夜交一次班，也難怪得呢。

衛士丙 幸好倒還沒有被狗銜去。（以腳蹴甲，甲翻一懶身，仍然睡着。）喂，

喂，伙計！我們來交班了。

甲不應。

衛士丁 這屍首有點臭味了。

衛士丙 算來已經隔了六天，就是一匹老鼠也該臭的了。

衛士丁 哎，這東西不知道要苦我們到幾時呢？一塊面孔弄得比鬼還難看——

衛士丙 一大清早便講鬼！（以腳蹴乙。）

衛士丁 再隔兩天腐壞了，湧出了蛆來，誰個再能認識他是誰呢？

衛士丙 喂，喂，伙計！我們交班了。

衛士乙 猛地猛可地翻身起來，圓睜着眼睛呆看了一回，又搓了搓眼睛。

衛士乙 啊，駭死我了！

衛士丙 你怎麼的啦？

衛士乙 我嗎？我做了一個怪夢——

衛士丙 噯呀，又是夢！

衛士丁 夢見甚麼呢？

衛士乙 我夢見他（指聶政屍首）活起來了，爆着一個肚子，睜着兩個眼睛，兩個眼睛就給兩個黑崖洞子一樣，那個面孔是不消說的，一張口就像一個血盆，他一起來便來壓在我的身上，正張着兩手要來吞我。我心上一吃驚便醒來了。啊，好可怕！好可怕！

衛士丙 你們沒有被狗吞了，倒要感謝天老爺呢。你們真沒王法，兩個人都睡得像兩條死豬一樣，萬一那屍首被狗銜去，或者被甚麼人偷去了的時候，我們脫得掉干係嗎？

衛士丁 萬一有隻貓來跳過了的時候——

衛士乙 啊，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衛士丙 噯喲，你們的膽子真大！就殞了屍又怎麼樣呢？

衛士乙 怎麼樣？駭得先跑的總是你。

衛士丙 我？假使殭的是女屍，我要抱着她親個嘴呢。

衛士乙 噯，少吹些牛皮了！前幾天東孟會上駭得跑來不要命的是那一位尊駕呀？

衛士丙 （惱羞成怒的光景）我就駭跑了，比一羣狗東西駭得來和死人一樣，連脚也動彈不得的，總要好一點啦。

衛士乙 甚麼？甚麼狗東西？（兩人欲相搏的光景）

衛士丁 （從中排解）好好的朋友，不要動氣，不要動氣！

衛士丙 我並沒有指名罵你。

衛士乙 你敢指名罵我！

衛士丁 （推乙入帳篷）好了，好了，你請進帳篷去再睡一下罷。（回頭又去搖醒甲）還有這位傢伙。喂，喂，朋友我們交班了。

衛士甲 (朦朧地醒來) 交班了嗎？好，好，讓老子在帳篷裏去睡一覺，(踉蹌

入帳篷，移時帳中鼾聲大作。)

丁 (向憤悶着的丙) 喂，怎麼樣？還在嘔氣嗎？我們在那兒去坐坐，講點閒話

罷。守着屍不講話，實在是再難乎爲情不過。(引丙坐在屍旁街砌上。)

丙 哼，那東西！

丁 那東西(指孟政屍)——唉，不錯——真是有點像女人呢。你剛纔說到女屍

的話上來，其實他在生的時候，假使穿着一件女衫，誰個會疑他是男子呢？那天你還記得麼？他纔走進會堂上的時候，他的舉止真是文雅，面孔是粉白的，眼睛也很有點靈敏，嘴上又沒有一根鬍鬚。我不瞞你說，我那天以爲他是秦國的那位使者的頑童呢。沒有想出他那樣的人纔做得出那樣天大的亂子。

丙 (猶有餘憤的樣子) 那東西我揣想他是發了瘋的。

丁 的確這也是一種想法。大凡瘋子的面孔總是寡白的啦。不過要說他是瘋子，他講的話又很有條理的。那天是你先走了，你沒有聽見他要死的時候那番大議論呢。他說他和韓侯和宰相俠累並非世仇，只因宰相俠累主張三家分晉，鼓動內戰，削弱了中原的力量，使橫暴的秦國愈見橫暴了起來，那俠累又跑去和秦國聯絡，幹媚敵求榮的苟當。所以他要殺他。像他這些話不是很有道理嗎？

丙 我一點也不懂呢。你要說他不是瘋子，他那麼兇的人爲甚麼要自殺呢？

丁 他叫我們掉頭，我們都呆着沒有人應聲，外邊的兵反趕來了，他看勢頭不好，所以纔自殺了的。

丙 他自殺了就是了。爲甚麼要自殺得那樣奇怪呢？

丁 嚇，這一點却是不能了解。怕他是怕人家曉得罷？

丙 他怕人家曉得，他自己不說出真名來就是了，爲甚要把眼睛挖了，嘴唇鼻子

耳朵都割了呢？這個人我想他在殺人的時候即使沒有瘋，他一把人殺了，而且殺的是國王和宰相，他自己一時又怕死，因此回不過本性來，便瘋了去了的。你聽我說一件事給你聽罷。我家裏的鄰近有過一位很漂亮的人，他就是這樣奇奇怪怪的死了的。他也是當過兵的人，還是獨身，有一回他回到家裏，第二天清早總不見出房來，別人把房門給他打開看時，他是在門環上吊死了的，腳並沒有離地，還是跪在地板上的呢。但這也還不算稀奇，稀奇的可是他改扮着女裝，塗脂抹粉地，梳着女人的頭，他的兩手緊緊捧着一面銅鏡。你說這不是很奇怪的嗎？並且他的一身有許多口咬過的傷痕，這明明是自己咬的，因為咬的地方都是他自己的口能夠到的地方。你說這種死法到底奇怪不奇怪呢。

丁 這怕是着了魔的。

丙 或許是這樣：總之不是着了魔，便是發了瘋的。他自己明明是看上了他自己



的面孔，在他的意思假如有他自己這樣漂亮的女人的時候他可以跪在她的面前求她愛他，而他愛那女子又太過餘了，甚至想咬她想把她弄死纔能夠滿足，殊不知咬的還是自己，弄死的還是自己呢。

丁 你這說來，倒真個和這凶手有點相像，這位凶手的面孔真是漂亮呀，無論甚麼人看了，怕都會想他的罷？天理良心地說一句話：我自己實在把他的面孔記得清清白白的啦，我只要一把眼睛閉着的時候，便要想着他的面孔——

丙 哼，你這色鬼！你不要想瘋了呢，你去抱着他親個嘴罷！

丁 他那樣割得一個血爛，還有甚麼好處呢？我想來怕他自己也是看上了自家的面孔，尤其是他那雙眼睛罷，所以他要死了，他都要把那眼睛挖去跟着他死。或者他死的時候已經沒有把自己的身子當着自己的身子，他就當着有一位他那樣的美人在他面前的一樣，也就是你所說的，他愛很了，所以甚至把她弄壞了。他在肚子上加的一刀那也很有思想的啦。

丙 你這色鬼！該死，該死！

丁 不過要說他是這樣，他又爲甚爲要來殺人，殺了人之後再來殺自己呢？

丙 所以說是瘋子啦。瘋子做的事情誰個會懂呢？

丁 啊，他不曉得有沒有姐姐妹妹呀？

丙 有又怎樣呢？

丁 有啊？唉，一定是美人的了！

丙 好東西！你不要想瘋了罷。

丁 （接連幾個呵欠）啊，肚子又快餓起來了。

丙 喂，你看，那兒不是來了兩個人嗎？（向右手指示）今朝送豆飯的人不是來得很早的嗎？

丁 （隨丙所指處望去）唔，那是甚麼人？（驚愕狀）啊，見鬼！見鬼！（向左手逃竄）啊，真的殭了屍了！

丙（亦隨之而逃）啊，趕上來了！趕上來了！

兩人向左手逃下。

聶婆與酒家女着男裝由右手匆匆上。

婆（從後呼喚二衛士）前面的兩位朋友，前面的兩位朋友，你們知道那殺死國王的兇手是放在那兒的嗎？（兩人無回應）……哎，好容易等進了城，又一個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讓他們跑掉了。他們爲甚麼見了我們要跑呢？

女 有一位在說見鬼，在說殭屍的話呢。

婆（悲抑）我怕死的終是我的兄弟罷。我的兄弟像我，所以他們見了我來，便疑是我的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的確是我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離開了我，我就像遊魂一樣了。

女 姐姐——啊，這稱呼又弄錯了——你聞着甚麼氣味沒有？

婆 的確是像有些怪氣味呢。在那兒天篷裏面就放着了屍首，也是說不定的。

女（見聶政屍）啊，那可不是屍首？

兩人趨赴屍側檢視，女唸牌上文示。

婆（哭）啊，是他，是他了！（抱聶政屍）

女（亦哭）你怎麼會知道呢？

婆 我怎麼不會知道呀！他就沒有全屍，只要留着一個指頭，我也知道他的呀！不僅是他全身的身材全身的骨格我是知道，就是他全身的肌皮上的紋路我也是知道的呀！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怎麼使我的兄弟這樣地慘死呢？（痛哭不能成聲）

將聶政屍首放下，徐徐立起，脫去頭上的巾幘和身上的男衫，露出女子的衣裳來。將男衫和巾幘替聶政穿戴上，少女亦流着眼淚從旁相助。

婆（一面替聶政穿衣，一面哭訴：）你看他這樣把眼睛也挖了，把面孔也毀了，把肚腹也破了。啊二弟，二弟喲！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呀。因為你的面

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畫出了你的圖形來找尋兇手的族人的時候，終會要找着你的姐姐的罷？啊，你怕你的姐姐陪你死，你怕你的姐姐怕死，你怕你的姐姐活在世上還想嫁人的嗎？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姐姐的心，你姐姐沒有你連一刻時候也不能活在世上的呢。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但我不是鏡子裏面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你等着我，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

女（把聶政穿殮好後，從懷中搜出一柄短劍來。）啊，姐姐，我心裏痛得不能忍耐了，你讓我先走一步罷。（擬劍欲自刎）

婆（急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這樣，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總要聽我相勸纔好，你終是死不得的呀。

女我來正和姐姐一樣爲死而來的呀。

婆可是你要曉得，我們都死了，那他的精神不是一點也不能流傳出去，使天下

後世的人只把他當成尋常的強盜嗎？並且呀，妹妹，媽媽一人留在濮陽，孤  
寂得可憐呢。……

女 姐姐，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的嗎？

婆 是的，我是希望你這樣呀。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傳佈出  
來，使天下後世的人曉得有我兄弟這樣一個英雄，也使天下後世的暴君污吏  
也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愛他時，單只這一點也值得你隱忍回去的呢。

女 （無言）……

婆 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心愛他，你也該體貼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對於我  
們的母親是很孝順的。我們的父親死得很早，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一手一脚  
地撫養成人，我們對於母親的恩愛是十分感激的。

女 我的母親這一次許我來，我也是十分感激的呢。

婆 所以我們就要想如何去報答她。我的兄弟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在外邊殺死過

一次人，惹得母親很憂慮了一場，後來他便改行學了屠戶，一步不曾離過母親的旁邊。從前母親還在的時候那嚴仲子早就到我們家裏來請求過他，他那時拒絕了他，就是因為母親老了，不肯把身子來許給朋友。直到這回母親死了，他纔來這樣爲朋友死了。妹妹你要體貼他這種孝順的精神呢，你就要爲他死，回去等母親過世之後再死不遲呀。

女（仍然無言）……

婆 妹妹，你要體貼他的精神呢。……你聽我相勸罷，妹妹，你聽我相勸罷。

女（堅決地）姐姐，我就聽你的話，但是你不要以爲我是怕死的呢，（以短劍割斷左手腕脈，血流潰湧。）姐姐，我就聽你的話，活下去罷。

婆（驚愕）啊！（奪劍擁少女於懷）你這是何苦呀！

女 我活下去，活到媽媽死了，我要替哥哥姐姐報仇，就是要學我哥哥去刺殺些王侯將相呀！

婆 啊，你這種志向是再好也沒有的。我兄弟是曉得的時候不知是怎樣歡喜的呢，（釋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沒有人看見，你可以走了。

女 姐姐，那嗎，——

婆 那嗎，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點也不停止，那不妨事嗎？

女 該不妨事的，姐姐，你不要關心我。不過看着你死到臨頭，我却要拋別你走，我心裏是難忍受的。

婆 我們都是一樣。不過我望你時常記憶着你姐姐，那你姐姐就好像時常在你面前一樣的呢！好，你趕快走了，那帳篷裏面的人好像要醒來了的光景。

女 那嗎，我要請你給我一點甚麼東西做個紀念。

婆 （抽頭上玉簪一隻授女，頭髮散下）好，妹妹，你就把這隻簪子拿去罷，這本是我母親的紀念品，可我現在快要和母親見面了，我望你永遠紀念着我。

女 姐姐，我多謝你。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婆 哦，我想起來了。我們的盤費已經是快要用盡了的。（思索了一下）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揚名，你看那牌示上寫道有二千金的賞格呢。

女 姐姐，你的意思要叫我去告發嗎？

婆 （點頭）反正是替兄弟揚名的，拿回家去不也可以共養姆媽嗎？

女 （有怨懟意）姐姐，你以為你妹妹有領受那樣不義之財的意思嗎？你以為你妹妹肯把哥哥拿去做買賣的嗎？同是做買賣，我要學那賣唱的瞎子老人，我要把哥哥姐姐的事情編成曲子，一路唱着賣錢，一路走回去。我的盤費是不愁沒有的呢。

婆 啊，你真是可愛的妹妹，我甚麼事情都拜託你，好，你就請回去了。

女 姐姐，你再沒有甚麼話說了嗎？

婆 沒有了，好，你趕快回去吧！

女 姐姐，……啊，我甚麼事情都聽你的話呀！……好，我就走了。

一步一回頭地向右手走下。

婆

（捧心佇目一會）啊，我的心痛得難耐呀！（踉蹌復走回聶政屍畔）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經有人受了傳授了，你在黃泉地下當然是心滿意足的罷？……啊，可是我不中用了，我離了你便怎麼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以劍割胸，撲倒聶政屍上。）

舞台沉默，只聞帳篷內的鼾聲。

丙丁二衛士偷偷掩上偷視。

丙

那兩個鬼魂走得連影子也沒有了呢。

丁

我們遇着的的確是鬼啦。——哦，那是甚麼？（指聶婆。）

丙

（驚愕）女子呢！怎麼連屍首也不見了呢？

兩人畏縮地走至聶婆前。

丁

嚇，奇怪！屍首穿上了衣裳！

丙（喝聶婆）喂，你這個女子是甚麼人？你伏在這兒做甚麼呀？（見婆不應，

以矛柄觸之，仍不動。）嚇，這東西奇怪啦！喂，你是睡熟了嗎？（又以矛柄觸之）

丁 有鮮血呢！

（把長矛放下，把聶婆上半身強扶起來，婆面色已慘白，眼唇均已緊閉。）

丁（大駭，即將聶婆屍放下，倉惶欲竄。）喂呀，打鬼，打鬼！

丙（扭着他）鬼在甚麼地方呢！你剛纔不正在望人家有姊妹嗎？有了你怎麼又要跑了？

丁 姊妹？

丙 你看他們的面孔既是那樣相像的，誰個見了，會說他們不是兄弟姊妹呢？

丁 啊，可惜你先前沒有同我講，沒有把她活捉了呀。

丙 不要再說癡話了！今朝這件事體不比尋常呢！這架女屍怎麼樣處治？剛纔還

有一位男子又往那兒去了呢？說不定他是去招伙伴來打劫屍首的呢。

丁 不得了，不得了！這干係怎麼脫得掉呢？我們快吹起牛角來罷！

丙 不忙，不忙，我們再想一想罷。牛角一吹，大家一召集擁來了，問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怎麼答應呢？

丁（思索）是的。我看我們就這樣說罷。就說今天清早有兩個劫屍首的強盜走來，和我們對殺了一下。我們殺死了一個女的，還有一個男的逃掉了。我們吹起號來叫全城快加搜索。

丙 好極，好極，待我就來吹罷。

丁 這回你倒不要忙呢，那兇手身上的衣帽要脫下來纔行的。

二人脫去政身上衣冠。

丙 這衣裳的料子滿好，伙計，這就讓給我穿罷，你人矮些，用不着。

丁 你這人真見小！我們今天的運氣豈只得了一件衣裳嗎？說不定那一千兩銀子

的賞格也要歸我們得的呢！

丙 嚇，有那樣走運的事情！老子有了錢呀，嚇……（把孟政衣冠脫掉後投入帳篷裏去。）

丁 把牛角吹起來了，丙亦忙忙應和。

帳中甲乙二衛士倉惶走出，街頭各處頗有居民男女出門瞻望，多猶裸身，或僅着襯衫。

衛士甲乙（同時）怎麼一回事呀？喂，怎麼一回事呀？

衛士丁 你們還在做夢，我們守的屍首幾乎被強盜偷去了呢。

甲 嚇，死了一位女人！這就是強盜嗎？

丙 就是這位真兇煞呢，還有一位男的跑了。他們兩人敢來和我們兩人對殺，我一槍殺死了這位女人，他一槍便駭走了那位男子。

丁 不會是駭走了的罷，我想來他怕是看見勢頭不敵，一定去招集黨羽去了啦。

(向圍集攏來的羣衆) 喂，你們各街坊上的居民人等，今天說不定又有大禍臨頭，說不定在這兒就要開起火來的，你們各自回去關門閉戶的守候着的呀！

羣衆喧嚷着一哄而散，有的仍在街頭留連，想貪看熱鬧。

乙 我看這位女的一定是那兇手的姐妹啦。

丙 那是不消說的。他們的面孔簡直是一個模樣！

乙 今天這事體說不定我們可以弄得到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丙 我們？你睡得呼鼾連天的，你也想要分點賞格嗎？

乙 現刻怕還沒有交到卯時啦，我們是應該守過卯時初刻纔交給你們的。

甲 哦，這路上一路的血跡！(指着右側一直跑去。)

丙 你不要面孔！

乙 甚麼不要面孔呢？

丙 別人家的汗馬功勞，你睡着懶覺的兔子要來假冒！

兩人持矛欲搏的光景。

丁 你們真是起勁！錢還沒有到手，就要相殺，你殺死了他，或者他殺死了你，或者你們兩人同時都死了，那錢豈不是我和——嚇，還有一個傢伙跑掉了嗎？（注意到甲來）他跑掉了，不消說錢便是我一個人得了啦。

乙 無論說上天，那東西總不配分錢！

丙 不配分錢！要你纔不配分錢！別人家窩裏的雞蛋，你偷去了便是你的嗎？

丁 還有呢，這錢弄得到手，弄不到手還是不曉得的。你們看這牌示罷，這是說要曉得這兇手的姓名纔能拿錢的。如今這位女的又死了，我們就曉得是他們的姐妹，但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呢？說不定又要懸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來探問這女人的姓名了，錢我們恐怕不容易拿到手呢。

乙 原是你們壞了事啦，假如是我，我要生拿着她和那個跑掉了的，那能讓他們

跑的跑，死的死呢？

丁 噯，不要在這些地方談大話，幸好遇着的是我們，倒還和他們招架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還殺死了一位。假如是遇你，你一看見她那面孔，不會把她當成殭屍，便會把她當成陰魂，不會把你嚇死，便會把你嚇得跑頭不是路呢。

丙 真的啦，連我們剛纔也嚇得幾乎跑斷了氣——

乙 噲哈哈，「汗馬功勞」啦！真的不要面孔！

近處人步聲雜湊起來

丁（驚惶）喂，喂，趕快再吹一次牛角罷！一定是那位跑掉了的召集着黨羽來了。

三人同吹牛角。舞台中左右三街，各跑到十數名衛士來，有三名衛士長隨後，各操弓矢。



衛士長之一命人拔去帳篷，將聶政及聶嬰死屍移至舞台前部中央處，各隊衛士在左右正中排成三列，衛士長三人站在前面，招乙丙丁三衛士鞠問。

士長一 怎麼一回事？這女的屍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衛士丁 今天清早剛在黎明的時候，我們看見偷偷地來了兩個人。他們分明是想要偷這屍首，我們和他們對殺起來，這位女的被我們殺死了，還有一位男的逃跑了。

士長二 逃跑了的你們爲甚麼不追上去呢？

衛士丁 我們想，他們僅僅兩個人就敢來偷屍，一定是有甚麼埋伏在這城裏面的黨羽，一定不止這兩個人，所以不敢追上去，所以纔吹起了警號來。

衛士乙 還有我們不得不報告的，是這位女的強盜和那大強盜（指聶政屍）一定是姊妹。那個大強盜的面孔我是記得的，和這個女的一個模樣呢！

士長三人端詳聶嬰面相

士長一 那天東孟之會可惜我是沒有在場。

士長二 (向士長三) 你那天是在的罷，你看怎樣？

士長三 的確是有些彷彿的。把她殺死了真可惜了呢！(回頭叱乙丙丁三人) 你們爲甚麼沒有把她生擒着呢？還有一位又逃向那兒去了？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人面面相覷。

士長三人 (同聲，嚴烈地。) 到底是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人惶惑極了，各指一方。

士長一 你們這些蠢奴才！三個人殺一個，會把他逃掉了——

士長二 連逃掉了的方向也不曉得啦！

士長三 退出衆人圈外，在四處檢尋蹤跡。

士長一 你們真個和人對殺過嗎？

士長二 我想一定是這三個奴才，輪姦了這位女子，把逼她死了，他們想出一個圈子來脫掉干係的。

士長一 唔，不錯，穿的是褻衣，連頭髮也是散着的啦！（叱手下衛士）喂，你們把這三位奴才綁了！

乙丙丁三衛士駭得連連打抖，面無人色，羣人簇擁上前捉縛之。

士長三（叫出）啊，我弄出了一些蹤跡了！（指出右手一帶血跡）逃走了一位一定是打從這方面去的啦，這一路不是血跡嗎？

其他士長二人亦上前檢視。

士長二 安知不是帶着傷走來的？

士長三 是走來的，那前面是應該有的，但却沒有。

士長一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嗎？

士長三 唉，這倒還沒有想到呢。

士長二 我看這事情一定是有強姦案子存在的，三個人逼死一個女人，他們編出圈子來想脫掉干係。

士長一 我看也是這樣。

士長三 不過那面孔真是相像呢。我們不管他是人是狗，跟着這血跡找去怎麼樣呢？

士長二 你不要白受他們的欺騙！

士長三 不過萬一是真實的時候，有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右手又有牛角聲一路吹來，衆人均驚訝，偏站着舞台左側

衛士甲 一手吹着牛角，一手拖着酒家女走來，後面有一羣男女跟着。此時少女面上已經慘無血色。

衛士甲 （至三士長前，把少女投在地上，偃伏在品榮與品政屍間。）哈哈，我把這逃走了的一位強盜捉來了。

士長一（叱隨後跟來的羣衆）那些閑人來做甚麼？（顧左右）快給我趕下去，

趕下去！

諸衛士上前用矛頭亂打，羣人鳥獸散，散而復聚者再，終被驅逐罄盡。

士長三 你是怎樣捉着他的？

衛士甲 我跟着血跡追去的，追出了城去，纔看見他坐在橋邊上，緊緊按着他負

了傷的一隻手，他看見我也好像沒有逃走的力氣了，我捉着他，就給拉死牛一樣拉來了。

士長三 唔，看你這樣粗魯，你倒還有點聰明。（向士長二人）讓我們趕快審問他一下罷，看他的樣子也快要死的光景了。

士長一二（同時）是的，是的。我們就公推你審問他。

士長三 好，我就不客氣了。

走至少女前，用弓將少女掩埋着的頭套起來。

士長三 喂，你這沒王法的奴才！你們到此地來不消說是要來偷屍首的了。（少女搖首）你就要推託，也推託不來了。我簡簡單單地問你，你也明明白白地供認了罷。這位殺死我們國王和宰相的兇手，你不消說是認識的，他是那兒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少女 （很低抑地）你問他嗎？他是軹深井里的聶政。

士長一二 （同時失聲叫出）哦！有名的大強盜！

士長三 唔，這位女的呢？

少女 （同時）這是他的姐姐聶嫫。

士長三 （回顧二士長）喂，這聲音簡直和女的一樣啦。（又回過頭來）我還要問你；她是怎麼死了的？

少女 （同前）她嗎？……她聽說韓國的國王和宰相被人殺了，下手的勇士又自己殺死了自己，並且很殘酷地毀壞了自己的面容，她就想到這一定是他自

己的兄弟。因為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精神，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勇敢呢。今早我們走到這兒來，看見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就自殺了。

士長三 自殺了？你們不是和我的衛士們打過仗嗎？

少女 沒有那麼一回事。

士長三 你手上的傷是怎樣得的呢。

少女 這也是我自己割來表示我的心跡的，我沒有想出在這手上割了一刀，竟使我這樣衰弱了下去。

士長三 那嗎我要問你，聶政為甚麼要殺我們的國王和宰相呢？

少女（稍稍整作起來）你們還不曉得國王和宰相的罪惡嗎？……你們假如曉得如今的天下年年都在戰亂，就是因為有了國王，你們假如曉得韓國人窮得只能吃豆飯蕒羹，就是因為有了國王，那你們就曉得他為甚麼要殺你們的

國王和宰相了。生下地來同是一個人，做苦工的永遠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有些人在我們頭上深居高拱。我們的血汗成了他們的錢財，我們的生命成了他們的玩具，他們殺死我們整千整萬的人不成個甚麼事體，我們殺死了他們一兩個人便要鬧得天翻地覆。（漸漸又衰弱下去）你們想想罷，你們假如是有良心的人，應該把這位英雄和這位烈女的屍首，抬到那兒清淨的山上去掩埋去罷。

士長三 哼，你們講話總是一樣的章法啦！你們怕是一本書上背下來的罷？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倒要問你：你來是做甚麼的？

少女（十分低抑）我來就是想向你們說出這一番話的。

士長三 哼哼，爲要說這一番百無聊賴的話，值得你千里迢迢來送死嗎？

少女（奮恨的神色厲聲叫出）向你們介紹一位真實的英雄，原是值得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呢！



士長三（回顧二士長）這傢伙看來像個女子，人倒很倔強。總之我們多謝了他一千兩銀子啦。

士長一二（同時發出深意的嘲笑）嚇嚇，嚇嚇，嚇嚇……

少女（痛憤欲絕）啊，人的良心呀！姐姐，姐姐，我辜負了你，我辜負了你……（眼睛閉下，喉頭隱隱吼起痰來。）

士長三（把弓拉送了兩下。嘲弄地）喂，喂，好漢，怎麼樣了？

少女（把眼睛睜開一下，又昏矜了去。）……我可愛的……英雄……哥哥……哥哥……哥哥……

士長三（如前）喂，好漢，怎麼樣了？你哥哥長哥哥短地，你是他的兄弟嗎？你是他的變童嗎？……喂，你到底是甚麼人？你叫甚麼名字呢？

少女（又甦醒轉來）……濮……陽……酒店（「酒」字聲音很低抑）……

士長三「僕陽堅？」你是他們用的下人，姓「陽」名「堅」的嗎？

少女（眼睛緊閉）……

士長三 喂，喂。怎麼樣了？（接連把弓拉送了幾下）

少女（痙攣了一下，死去。）……

士長三 喂喂，好漢！怎麼樣了？（接連又把弓拉送了好幾下）哼哼，已經死掉了嗎？（把弓取脫，少女倒在聶嬰屍上。）

衛士甲從背後一長矛插穿衛士長的胸部，士長倒地死。

衛士甲（揮拳大呼）啊，朋友們！我們殺死這一些沒良心的狗官呀！（猛烈地

執其餘二衛士長頭部，並碰其頭，又向地上拋去，二人暈死。）啊啊，一千兩銀子的資格我也不要了。朋友們！你們有良心的，便請來幫助我把這幾位好人的屍首抬進山裏去罷！你們有良心的，便請跟着我來，跟着我進山裏做強盜去罷！

衆衛士 好啊，我們做強盜去！我們做強盜去！……

衛士們爭前昇聶政及酒家女屍首，由衛士甲前導，向右手下場。

舞台上只剩下三衛士長的屍首，和三個受着束縛的乙丙丁三衛士。

衛士乙 噯，你們也把我們帶去吧！用了罷！

丙丁（同聲）自己的束縛要靠自己來解放。來，你替我解，我替你解。

（二人相就，各解去束縛。並進而解除乙的束縛。）

乙 好，我們大家也跟着他們去，我們要用我們的力量來把世道改造一遍。

（三人同下）

——幕徐徐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再改作畢）